

言語與靜默

周越然

言語成于聲音，靜默絕無聲音。

你講我聽，我講你聽——我們人與人的交接，似乎非有聲音不可。倘然朋友親戚會面的時候，大家全不寒暄，寂然而坐，那末，豈不笑話麼？彼此所有的意見，除了筆談或者做手勢之外，怎樣能夠達出來呢？做手勢和筆談，是極麻煩的事。我們既然有共同的，方便的話語，爲什麼不應利用呀？但是世上有輕視言語而重視靜默者。歐洲從前有一位著名的外交家。他曾經熟習德法英美俄意西班牙等七國文字。然而他在出席大會的時候，總是聽而不講，總不肯自己發言。

他不是講不來話，他深信「氣從口中出」那一類的格言。又瑞士人也喜歡沉默，不喜歡言語。他們的碑銘上說道，「言語是銀，靜默是金」。再英人喀萊爾氏 (Carlyle) 曾經在他的著作中「大聲疾呼」地說：「(?)道，『沉默與隱密』。……他們並不反對言語；他們實在贊成靜默。他們所以這樣，有許多理由；我當慢慢地在下面說明。我先做一首五言歪詩，以包括他們的主旨，如下：

言語與沉默，
焉能相互比？
講談類白銀，
靜秘等金子。

我現在開始講靜默較優的理由：

第一：生產是靜默的。五穀自春天下了種，直到秋天收穫，——他們自苗而實，何嘗發什麼聲響？但是普通的木工——要箍一隻小桶，必先橫鋸豎鋸，東敲西敲。五穀自無而有，所以可貴；木桶變易形式，當然不及。可貴者靜默；不及者大鬧。另外還有一件我們所不得不知的事；就是，蜜蜂造蜜，必在靜寂的夜晚。

第二：戀愛是靜默的。古人說，「戀愛是盲目的」。其實，真的戀愛，最純粹的戀愛，何止盲目？牠確是全無聲息。一般漁女色者 (Philanderer) 的「我愛你，我愛你」，何嘗可靠？他們的言語，真不可靠。他們今天是情人，明天成路人。最可尊重的父子之愛，夫婦之愛，朋友之愛，決不發自唇舌，決不口說「我愛你，我愛你」。互相真心敬愛的父子，兄弟，夫婦，親友，可以共坐數小時，而不發一語。他們雖然不聲不響，但是彼此心照——一切的一切，盡在不言中。不過新認識的朋及，或者不知己的朋友，當他們來找我們的時候，或者我們去回望他們的時候，我們不可靜默。我們非寒暄不可，非問長問短不可，

非假扮政治家，大背新聞紙不可。

第三：思想是靜默的。大著作家，大發明家，都是不多酬應，不能鬧鬧的人。倘然他們天天在外面打相罵，夜夜在外面唱曲唱戲，那末他們怎樣能夠有工夫來設計？怎樣能夠有工夫來創作？西洋某名家稱許靜默與靜默的人道，「靜默靜默的大邦國，比火還要高，比地還要深！……靜默，能靜默的巨子！此處有數人，彼處也有數人。(他們散居各地) 各盡其職，各自靜想，各自靜做。大小各報，全不提及他們的姓名。但是他們是師表，是社會的中堅。倘然沒有這一類的人，或者有的人數太少了，那末那個邦國一定危險。一個森林，不可專有枝葉而無樹根；沒有樹根，枝葉馬上乾枯，森林馬上消滅」。

上面那三個理由，已足以見「言語是銀，靜默是金」了。但是另外還有理由；讓我在下面隨便說(寫)罷：

某日下午五時，我在福州路(四馬路)外灘購票，排班，軋二十路無軌電車的時候，發生一件靜默勝過言語的實事。車子已經到了；指揮員偶爾離職。旁邊突然來了兩個「大力士」不先排班而要硬衝上去。

我適在第一「名」，但是我全無「武藝」，祇好讓他們「越軌」，不能令他們守規。第一人推我一推，第二人踏我一脚。我全不作聲。我向第一人望了一望，向第二人看了兩眼。他們倒有點難爲情了。第一人急急忙忙地對第二人道，「讓他先跑呀！」第二人笑嘻嘻地對我說道，「你先跑。我讓你，讓你」。我真的不客氣，先走上車；但是我依然不響。倘然他們推我踏我的時候，我用言語，高聲申斥他們，那末他們非獨還要推或者還要踏，并且一定要用粗言粗語來罵我。我還有一個言語不及靜默的實事，也是我親身經驗的：

多年之前，我以「自修的重要」爲題，曾在杭州演講。我最緊要的那幾句話，是這樣的：我們欲成完人，非進學校不可，非經過大學的訓練不可。但是在學校中攻習的時候，我們斷然不可忘却自修。有許多功課，決非教室所能成就我們。那些功課，一定要我們拿回「家」來，仔細地研求，仔細地參考，然後可以明白。

我所講的，並不反對學校教育；我不過希望在校各學生，不忘自修罷了。不料那天有一位聽講者速記(上兩字作動詞

用)下來的文字，與我的意見，大不相合。他寫道，「教育是不能使人為完人，自修可以使人為完人」。好得他在第二天脫稿之後，立時送來給我一看——我不許他發表；否則我將為學界的罪人，難免受人痛罵。為什麼呢？因為我的演講是言語，即使錯了，可以拒絕；他的記錄是文字(靜默)，倘然誤了，無法取消。

最末——不，不——我還要寫一個別人的故事——靜默療病的故事：

我的老同事某君，少年時體弱多病。他每天咳嗽，每夜失眠。醫師說他有肺病，然而吃了藥總不能夠發生效力。後來在無意中碰見一位高僧，告訴

人情世故

年輕人，憑着一股血氣，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去做自己認為是對的事情，結果往往到處碰壁，碰得頭青眼腫，還落得人家一個批評：「真是乳臭未乾的小伙子，太不懂人情世故了！」

他道，「你沒有病呀！你平時不肯休息，講話講得太多了。倘然你能三年不講話——這就是說，倘然你在三年之內，非獨不應該講話的時候不講話，即使應該講話的時候，也不講話，祇是微笑——那末你馬上就會強健。你能這樣裝作啞麼？」

我的那位老同事真的答應了，固然實行了。他現在怎樣呢？他現在年老了，但是許多年還不及他的康健。

最末——真的最末——讓我一首四言詩，以為結束：

「言多必敗」，
古之明訓。
靜默除病，
倒是新聞。

非石

這種說法，大約還算寬恕你的幼稚罷；既然是「乳臭未乾的小弟弟，也難怪其不諳「人情世故」。這便情有可原了。否則索性說你是「黃毛未退，血跡未乾」的畜生，意思裏就含有惡毒，野蠻，優越的成分

了。

剛剛從學校裏捧了畢業證書出來，纔踏上社會的所謂「涉世未深」的青年，腦子裏還充滿着「人道」，「正義」，「真理」，「道德」，「進步」，「合理化」，「科學化」之類的知識觀念，並且一心想把這些從書本上和教師那裏所「學」到的東西來「致用」，一心想使它們付諸實踐，於是便嘗試的冒險，甚至硬幹；那知世路狹窄，根本就不容許它們通過，結果也是到處觸霉頭，碰了一鼻子灰以後，還非得嘆服於那些「長者」及「前輩先生」的指示和教誨不可。他們說：「你畢竟是個初出茅廬的書獃子，要知道學校是學校，社會是社會，學校裏學來的那一套，本來就不一定適用於社會的呢。如果你要在這社會上混混的話，還是多學點人情世故罷！……」

於是乎「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不覺恍然大悟，頓開茅塞。

原來所謂「人情世故」者，乃處世之要訣。它教給人們媚上壓下，欺貧崇富，「看見大佛得得拜，看見小佛踢一脚。」做事別太認真，要因循，敷衍，塞責，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待人別太老實，要虛偽，

圓滑，陽善，含蓄，寧可外圓內方，扮笑面老虎，切勿硬碰硬，心直口快，輕易得罪人。處世要識時務，刺苗頭，在一切關係安危得失的場合，讓別人去做沖天砲，自己則躲在後頭，先是冷眼旁觀，然後見機行事，這樣既可收不勞而獲之效，又可得事半功倍之益，像不倒翁一樣，立於不敗之地。自己切勿做相爭的鵝蚌，要做得利的漁翁；切勿做傻子，要做聰明人。

此外，俗語說的「大丈夫能屈能伸」，「英雄不吃眼前虧」，也是透徹了「人情世故」的經驗之談。

說名利

在表面上，你顯得那麼謙遜，和平，似乎是與世無爭；但實際上却永不失為一切場合的勝利者。在舊社會裏，你是可以周旋自如的，尤其際此亂世，熟練了「人情世故」的人，退可以明哲保身，進可以混水撈魚。再重複地說一句：「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也有許多人以為世故深的人，容易變成保守，消極，甚至老奸巨滑；但這世界既然是保守者，消極者，老奸巨滑者得勢，而且無形中成為立身的美德，那麼「人情世故」就仍舊不失其為處世之法寶，蓋非此不行也。

嗚呼！「人情世故」之不可不知也！

「名」與「利」，在一般的人(不要說什麼高雅之士)看起來，誰都不覺得牠是穢濁而且腥臭；實則，芸芸眾生，生息於這樣的天地間，時代中，誰又能忘懷得失於「名」「利」二者？即便是自鳴為脫盡塵濁的高雅之士，也往往難逃口

非腹是之鞭，不過在作風上有高下之別而已！

因為：名利到底是這個不脫傳統觀念的社會上的瓊寶。求名即須同時求利，而求利也須同時求名。其理蓋由於有名而無利，充其量博得個兩袖清風，既不可以當米炊，又不能當

周子輝

柴燒；有利而無名，則難逃爲富不仁，守財奴，拜金虫之譏。

於是「名」與「利」乃結爲不解緣，名利雙收，不徒成爲口頭禪，抑且成爲生於此大千世界中的人類之活動的嚮的。

不妨隨便據拾例子作說明：常有確乎具有官才的人，在其未曾得官爵之前，往往以廉潔爲宣傳，然而迨夫一登官場，名既擷得，默思真個做陶靖節兩袖清風，將來退歸林下，一無長物，豈非冤枉了；慾念既生，利心隨之，於是舞弊搜刮，也就無所顧忌了。

又如，我們的這個號爲花花都市的社會層中，以盜斂不義之財而起家的，大有更僕難數之概。當若輩既獲厚利之後，就想到無「名」不足以膺身上流，爲社會所器重。於是逢到捐款，從不吝嗇荷包；逢到善舉，無不列名發起；因爲欲在「利」上加「名」，非此不足以達目的。

這樣的兩個例子，正好說明了名利雙收的妙用，前者是在有名之後而求利，後者則在有

利之後而求名，步驟雖殊，歸趨則一。

然而世間也有岌岌求名，或孜孜好利之徒。好名者，以「名」爲人生的唯一之意義與價值，歷史上不乏此種證據，交深似海的管鮑二人，那位鮑叔先生，不孜孜於利，寧願多讓，甚至往後連相位也甘讓管夷吾去坐，無非好名勝過了好利，刻意求名，（但在名中並不盡了利）遂致形成了「名」「利」的不相等看法了。至於好「利」者，以利爲人生的唯一之意義與價值，歷史上也不乏此種例子。最顯著的，不妨拿那位三朝元老馮可道來看，要不是利慾薰心，（自然名也並不馬虎忘記，蟬聯爲相，好名便在其中了）又安肯嚙三朝相爺的滋味了。

總之，此一攪攪摸摸的大千世界之內，生息着的具有靈性的人，誰不在爲名打算？爲利打算？甚至爲名利雙收打算？除非像陶潛嚴光之輩，才能淡於名利，不求仕進；然而求之當世，怕連鳳毛麟角之數亦不可得！

求與遇

陳烟帆

每每許多事情是不求而來，有許多事情却是求而不來的，求是意識的去活動，遇是偶然的遇合。人事都是沒有理由的多，事情的成就出於偶合的多，出於求得的少。有時并且求的力氣與成功的希望成爲反比例，就是求之愈力則希望越少，反之隨他去吧，或者倒會跟着你來了。有一句俗語說得好：「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意思很明顯，踏破鐵鞋是求也，并且求得甚力。不費功夫的得來是偶然的遇合。還有一句俗語說：「有心栽花花不開

，無心插柳柳成蔭。」愈發說的合了我上面的那一番話了。

文藝上的有些事情也是如此，我有幾個學生常常寫些新詩來給我，我看他們都錯了主意。那些詩上面的話多半是要緊去說明一樁事情，鼓噪，說前進，道光明。不想繪畫上面有一番道理，就是：要努力繪紅色，而把錫管子裏的紅色一層一層的塗抹上去，反而不紅了；要努力畫白色，而把所有的白色堆疊了上去，也反而不白了。詩的裏面最好不是意識地表現，而是自然的表現。

不成器

薇之

家鄉有句俗話：「你這不成器的東西。」這是一句罵人的話，可是也罵得夠有意思。無論是小到一枚針或是大到一座宮室，當它一成型之後，就同時變成一種器了。不管大器小器，總有它的一份用處。

然而未成器時的它呢？不過是一塊廢鐵或是一堆爛泥。也許將來可被鍛鍊成鋼條磚塊，造起巍峨的驚人的建築；惟是玉不琢，不成器，於是大家也就十分輕視於那璞玉了。這沒別的緣故，不成器，任

你本身價值如何，但在一般人看來，却只是半文不值。

於是大家搶着使各種原料，造成各種不同的器。不管造出來的是大器也好，小器也好，只要它能成爲器吧，大家就都滿意了。

在這種情況下，人也難免不被目爲一種器。「不成器」的蔑視就包含着無數天經地義牢不可破的真理在內了。

然而一成器，即使它的用途是如何大，也不過限於一而已。一塊生鐵，我們不曉得它將來是被造成一枚針一粒彈或是其他的東西，我們對牠不免有一點兢兢戒懼的不敢小視的心理。一旦已被造成一枚針或一粒彈時，我們就只有利用的成分剩着。孺子可畏，就是這個意思吧！然而數十年後，當他已成定型，這會被入畏的就不得不轉而畏人了。於是他再歎息他已失的精力，歎息他的青春不再，歎息他的現在只能畏人的心理。器的悲哀呵！

間有戀戀於自我，不甘就此被模型壓成定型。跳出了，却終又會滾在另一製器的場合裏。在現成的世界裏，除掉少數圓滿地自足者外。試瞧，攪攪在十字街頭的，恐怕不是器的是太少了。



大東亞戰爭與中日關係

鹽田孝道

文

友

(5)

我會與中國的朋友談論中國問題，日本問題乃至大東亞和世界問題。雙方最成爲議論的問題，就是中日關係的現狀和將來的問題。其次最常討論的問題，就是中日怎樣的調整，才能有利於世界。但結局談話又轉移於大東亞戰爭了。

太平洋戰局怎樣？這個問題，是在上海時常被質問的問題。我對於戰局始終堅持着必勝的信念。以下試就太平洋戰爭怎樣及何以抱着必勝信念的問題，稍加說明一下。

一、應認識的三條件

然而事前必須知道的有三點。第一點是日本海軍的目的。日本海軍的目的，在於打破敵英美的海軍力。敵英美的大部分兵力，是海軍力。因爲敵擁有這樣的海軍力，所以抱有使世界變成自己奴隸的慾望。打破英美海軍力，乃是日本海軍力的目的。

第二點，是海戰與陸上戰鬪完全不同的。陸上的戰鬪可以利用山川，草木等，地勢時常構成戰爭的必須條件。但海上戰鬪，只是一望無際的波濤，這點非常不同，同時氣候遂構成重要的條件。陸

戰在時間上是很長久，但海戰却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解決，即在數十分鐘可以決定勝負。因此陸戰與海戰，其性質是全然不同的。

第三點，是人與物的問題。陸軍在極短時間內能夠補充無論如何多數的兵隊。然而海軍却不能，至少非施以二年間的教育，不得成爲真正兵隊。因此海軍極怕人的損害。關於物的方面，陸軍所用的大砲和戰車等可以簡單的製造，而軍艦則不能如此簡單。尤其戰艦等，無論如何，非費數年工夫不可。因此戰艦的建造費，一艘須十數億元。所以喪失一艘的軍艦，其打擊是非常大的。這些事情，請先記住。

二、太平洋戰局的現階段

其次要說的，就是太平洋戰局的現階段。美艦隊大體從下列三方面企圖進攻日本。

第一是企圖由北方阿留申方面經日本的千島列島，攻擊日本本土。然而這方面氣候很惡劣，所以艦隊的作戰不可能。所以除用飛機攻擊或用潛水艦攻擊之外，別無其他方法。因此只能實行遊擊

戰。自五月至九月止，濃霧很少，是一個能夠作戰的氣候。但在這方面，駐有多數日本航空隊，所以敵國以艦隊作大規模的攻擊，幾乎不可能。

第二的攻擊路線，是中部太平洋，敵尼米資太平洋艦隊現在付着莫大犧牲出擊，就是中部太平洋。中部太平洋有許多很小的島嶼，其全部都由珊瑚構成，大部隊不能駐紮。因此駐屯在這小島的部隊食糧，全部非由船舶運輸供給不可。

這次敵軍會付巨大犧牲，企圖佔領這些島嶼，結局祇佔領了阿留申羣島的阿茲島及基斯加島，馬紹爾羣島之二三個島嶼以及吉爾貝特羣島的二個島嶼。最近七月十六日敵人始佔領了馬利亞納羣島之塞班島。爲了獲得這些島嶼，敵人所受損害如次：

戰艦、航空母艦以下五〇艘
飛機 約九〇〇架
戰死傷 一五、〇〇〇（敵方發表）

無論在人力方面或物資方面，敵人所受的損害，可說很重大。

如今敵人傾注着全力攻擊的，就是大宮島。敵軍喪失莫大的人力損害軍艦而佔領的塞班島，距東京不過一二六六公里，大體等於自上海至重慶，自重慶至漢口的距離。敵人的補給基地是夏威夷。所以夏威夷與塞班島的距離，即等於

自上海至重慶間的四倍距離。

然而在夏威夷軍艦也不能製造，飛機也不能製造。這樣，敵美國無論如何非由美本國運送軍艦和飛機不可。這等於自上海至重慶間的六倍距離。敵美國的苦惱，即是對日攻擊的距離太長。所謂海軍力，就是距離愈遠，威力愈衰；反之，距離本國愈近，威力愈大。敵國進攻至塞班島，大宮島後，向世界宣傳已獲勝於日本似的。這完全是虛妄宣傳，實際上日本海軍勝利的機會，已漸次迫近。美海軍的攻擊距離，補給距離愈長，這是日本海軍一件最喜歡的事。三十八年前呼號亞洲民族獨立的日本海軍戰中，殲滅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的海戰歷史，今日行將重演。美國艦隊如今竟自陷於日本海軍的戰略圈內，而不自覺其補給路線延長很遠。

美國海軍本來沒有戰爭的經驗。勉強的說，美國雖與西班牙作戰過，但其規模不能算爲海戰。因此我們可以說敵美國不曉得如何出動艦隊，如何利用海上戰鬪的機會，即所謂戰機。

日本海軍不把一兩島嶼的喪失當做一回事。一舉的擊滅敵艦隊，乃是其目的，如擊滅敵艦隊，則大東亞戰爭的勝負，便能決定。

因此大東亞戰爭雖說是長期戰，決戰的準備期間是很長的，但決戰實在數十分鐘便可以終了。

敵人的第三攻擊路線，是由所羅門至新幾內亞方面的攻擊路線。這方面的指揮官，是麥克沃塞。他現在以澳洲爲基地，企圖攻擊日本。

可是麥克沃塞的進攻却遲遲不能進展。喀加達爾加納爾島雖被奪取，但此後遭受莫大損害，以致作戰不能進展。如最初所說，其理由是陸戰與海戰不同，中部太平洋以海上戰鬪為主；反之，南太平洋以陸戰為主。美國在中部太平洋的作戰忽然前進數百英里，奪取塞班島，更企圖奪取大宮島。但在南太平洋便不能有絲毫的前進。麥克沃塞擔憂民心之集中於太平洋艦隊司令長官，雖不願莫大犧牲，而實行總反攻，但總不能前進。於是他便中止攻擊日本的根據地拉部爾及新幾內亞之累烏瓦克等地，一躍而進，在荷朗迭，埃塔拍登陸而企圖前進，但在這處也遭受日軍的攻擊，不能前進。因為海戰與陸戰全然不同，尤其日本海軍因為採取第二的日本海軍戰略，即儘能將美太平洋艦隊誘至日本本土，企圖一舉予以殲滅，所以美國艦隊才能前進數百英里。換句話說，縱令使塞班島日軍守備部隊犧牲，也不變更這種戰略。然而陸上作戰並不如此，所以麥克沃塞便遲遲不能前進。

三、戰局的三階段

我前面已說過海戰可以在十數分鐘決定勝負。所以我們海軍人非常重視時間。我們常常尊重最初的五分鐘及最後的五分鐘。這件事即就大東亞戰爭的戰略來看，也充分可以說。大東亞戰爭勃發時，日本海軍便監視菲律賓，新嘉坡及其他許多敵英美荷根據地在大東亞的存在，一舉空襲遠距離的夏威夷，而擊沉了大部分的敵太平洋艦隊。這即是最

初的五分鐘，因此敵人一點也不能攻擊日本。這時如果日本稍遲一些去空襲夏威夷，則反而要遭受敵美國的大空襲。敵美國向世界宣傳日本先攻擊美國。然而如在敵人羅伯特報告所述，美國在日本對美宣戰以前，已命令金太平洋艦隊司令長官攻擊日本。然而金司令官即沒有立即實行這命令。所以在這瞬間敵海軍遂遭受日本的大攻擊，於是敵海軍便絲毫不能作戰。其間日本海軍北自阿留申羣島，南至所羅門，澳洲，東至中途島，西至緬甸，印度洋，不分晝夜實行大作戰，而使陸軍部隊在各地登陸，已從大東亞完全掃除敵英美。

這次作戰所需的時間，約半年。這是日本軍的第一期作戰。這次作戰的目的，有左列兩點：

第一，敵海軍與陸軍重編其兵力，恃其物質的數量前來反攻。為防禦起見，在太平洋的無數島嶼，配置少部隊的所謂犧牲部隊，以減少敵人勢力，因此日方便能夠以少部隊的犧牲，予敵以莫大損害。太平洋上的無數島嶼，都具有難攻易守的戰略上特點。所以少部隊能夠給予敵大部隊以莫大損害。試舉一例來說吧。在吉爾貝特的「塔拉瓦」一馬金一兩地，僅僅美軍海上部隊的損害，也有如次：

航空母艦 擊沉 八艘 擊毀 五艘
 大型軍艦(戰艦或巡洋艦) 擊沉 一艘 擊毀 二艘
 巡洋艦 擊沉 四艘 擊毀 三艘
 驅逐艦 擊沉 一艘
 飛機 一七〇架

這樣，敵人無論以怎樣多的軍艦前來反攻，如果繼續這樣的戰鬪，而達到日本時，其威力已經完全喪失。這時日軍可以在一擊之下，把敵人全滅。這不僅對美艦隊，即對英國艦隊，也是一樣。即所謂係子兵法，「以逸待勞」的戰略。

第二，要作長戰，必需莫大的物資。因此佔領南方的世界資源，是必要的。如佔有南方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馬來，西來伯等地，無論英美怎樣的努力，終究在物資上不能勝過日本。在敵人未反攻至日本近邊之前，日本能夠以使用這些物資，編成無比類的強有力陸海軍。又現在這種編成工作已著着在進行中。然而日本在半年間佔領的太平洋島嶼及南方或印度洋方面島嶼，敵英美經過二年的現在，也不能奪回十個，其餘的百數十島嶼，依然不能奪回。

以上所說是大東亞戰爭的第二期作戰，現在即是。然則第三期作戰，究竟是什麼？這是戰爭的最後階段。如在第三期作戰把敵美的海軍兵力覆滅，則大東亞戰的勝負便可以明白決定。所以在第三期作戰，便是將英國艦隊驅逐出印度洋外，更將以世界無比類增加的軍力佔領澳洲，攻佔夏威夷，從印度驅逐英國，而使美國不能再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如果能夠粉碎美國征服世界的野心，則英國便會無條件的降伏日本吧。

四、中日兩國的命運

美國揚言「要從地球上抹殺日本人」，但我們並不想從地球上抹殺美國人。因為大東亞戰爭的目的，在使美英放棄其征服世界的野心。如果英美不放棄這種野心，則日本及大東亞將永遠被他們榨取，因為我們有色人種的緣故，將被他們當做奴隸看待，完全不受平等待遇。這是重大的錯誤。如果敵英美不改變現在這樣的根本思想，或我們永久不把顏色改變為白色，不改變眼珠頭髮的顏色，則我們的命運非永久與英美戰爭不可。

我們自從母親生下來時，便有色，這是自然的。因此無論怎樣的努力，也不能改變。然而敵英美之視有色人種為奴隸的思想，却能夠改變。他們自從母親生下來時，並不具有視有色人種為奴隸的思想。即就這點說，他們之改變其根本思想，乃是自然的。大東亞戰爭的目的，是在解放大東亞，並使英美放棄征服世界的野心。

五、結論

最後，我對諸位再重複的說：日本必能獲得最後勝利。因為如前面所說。

第一，敵美海軍已陷入日本海軍戰略圈內，並且日本陸海軍的戰略採取完全的協同動作，所以太平洋大陸兩作戰在一體之下進行着。

第二，日本的飛機生產已急速度上昇，其他物量也能充分應作戰的要求。

第三，日本國民 致團結，因此新內閣遂能成立，敵懷心日益昂揚。

第四，中國及其他大東亞強國為收穫同生共死的果實，正實行着緊密的協力。

我們絲毫不想：沒有經過勞苦而能獲得勝利。無論在生活方面或思想方面，必須備嘗深刻的痛苦，拼命的作戰，最後才能獲得預定戰略的勝利。(東光譯)

「和平運動」縱橫談

沈志遠

汪先生倡導的和平運動，如果依照歷史時代的劃分，可以分做三個時期：

(一)從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先生發表電起，到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國府遷都止，是第一時期，也可以說是和平運動創始期。

(二)從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國府遷都起，到三十二年一月九日國府參戰止，是第二時期，也可以說是和平運動飛躍期。

(三)從三十二年一月九日國府參戰起到現在止，是第三時期，也可以說是和平運動停滯期。

假使這樣的劃分，大體上沒有什麼錯誤的話，那麼，就應該進一步研討這將近六年來的「和平運動」，何以始終仍不過是個名詞？何以始終祇有「局部的和平」，仍沒有達到「全面的和平」的實現之境？這其間，當然就有不少值得我們縱橫談論的地方了！

先就第一時期的和平運動來說吧！在當時舉國一致主張抗戰到底的口號之下，汪先生毅然不顧一切的提出了電報，主張和平，其筆路藍縷艱難締造的功績，固不可沒，而不計個人是非毀譽的大

無畏精神，尤足令人敬佩！在這一時期中，汪先生所努力的有下列諸事：

第一：建立和平運動的理論。汪先生在電報中說：「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隣友邦，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得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根據這一點，汪先生所確定和平運動的理念如下：

一，和平運動，乃是從東亞大局着想，確有見於中日兩國非和平不能共存共榮，并非以戰敗之故，避難苟安。

二，和平運動，乃中日兩國百年大計，應從共存共榮之見地，深植其基礎，并非求一時之寧息。

三，和平運動，乃是從一種主義，一種信仰出發，確有見於中日兩國，戰爭則兩敗俱傷，和平則共存共榮，故不避艱難，不恤犧牲以赴之，并非出於權謀術數之觀念。

——引自和平與共建國文獻第一輯中國之部九十一頁。

第二：祛除反對和平派的疑惑。汪先生在一「舉一個例」一文中，會對當時抗戰派，統一派，顧慮派，以及媚外派，

作一總解釋，例如：

「有人說道：『既已主戰，則不應又主和。』此話不通，國家之目的，在於生存獨立，和戰不過達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戰時則戰，到可以和平時則和，和之不可，視其條件而定，條件如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不可和，條件如不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可和。……」

有人說道：「中國因抗戰而得統一，如果主和，則統一之局又歸於分裂」。這話我絕對反對。從古到今，對國家負責任的人，只應該為攘外而安內，絕不應該為安內而攘外，對外戰爭，是何等事？却以為對內統一之手段！中國是求國家之生存獨立而抗戰，不是求對內統一而抗戰。以抗戰為對內統一之手段，我絕對反對，何況今日之事，主和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不分裂。

有人說道：「如果主和，共產黨立刻搗亂」。我以為共產黨是以搗亂為天性的，主戰也搗亂，主和也搗亂，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和時表面化，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沒有較壞。

有人說道：「國際并不盼望我們和」。我以為和與戰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立於主動的地位，以運用外交，求國際形勢於我有利，決不應該俯仰隨人。……」

第三：樹立新生的中央政府。汪先生在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舉行青島會談後，發表樹立新中央政府的談話如下：

「中日事變，漸趨鎮靜，吾人當集中全國力量，以樹立中央政府，而樹立中央政府所首應考慮者，即為法統問題。蓋中國如欲樹立全國統一之中央政府，其方法有

二：其一廢棄舊法統而另建新法統，此法似近乎革命方式，實行雖非不可能，但我人認為不必要，蓋無論如何，此次事變，由於過去國民政府政策之失當，并非由於政制之不良。……政制即有未盡善之處，亦祇須適當改正而已足。……其二即承襲舊法統而略事修正之，過去國民政府法統之所以被人非難者，乃由於推動全國政治之中央政治委員會之構成份子，祇限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并無黨外人士參加，致招外界一黨專政之嫌，去年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有鑒於斯，對斯制度，特議決加以改善，在大會宣言中，已表明此旨，由是今後中央政治委員會，已非國民黨一黨獨占，凡各合法政黨及全國賢能之士，均能依法參加，協力商議政治，此即實施憲政之初步。……一方預定於最短期內，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如能實施憲政，正如輕車之就熟路，當能順適前進，比諸改革政制，徒惹糾紛，豈非計之得乎？」

在這一時期中，汪先生及其幹部與東京方面的往復磋商，與既成政權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士交換意見，經過千迴百折，終於奠定和平運動的基礎，給抗戰中國一個重要轉變的樞紐，為中國歷史上留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頁，這是使我們無法忽視的。

其次，復就第二時期的和平運動來說：在那一時期，國民政府遷都南京，臨時維新兩政府，宣告解消，中外耳目，為之一新，人民心理，為之振奮。尤其是汪先生領導之下，無論是內政，外交，軍事，經濟，都有飛躍的進展，莫大的收穫。例如：

一，兩大國策的確立 國府還都後，標舉兩大國策——對外實現和平，對內實施憲政。汪先生在「中華民國之新生命」一文裏說：「實現和平，所以救國家於危亡，實施憲政，所以解人民之束縛，人民之束縛如不能解，則國家之危亡，終不可救，換句話說：打倒個人獨裁，掃除軍事上政治上之一切腐敗黑暗，是今日最要之一著，亦是最根本之一著。」那就是說明兩大國策的聯絡性，非實施憲政，不能達到實現和平的目的，非實現和平，無以完成實施憲政的理想。因此，在「國民政府政綱」裏，特別規定：

「設立各級民意機關，網羅各界人才，集中全國公意，以養成民主政治」（第五條）。「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第六條）。這與憲法對憲政始終無誠意，對國民大會始終延期召集，以及製造抗戰期間不能實行憲政的歪曲理論等等，其坦白率直，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汪先生主張之和平時弊，得人擁護者，其原因也就在此。

二，罪己精神的倡導 汪先生在還都後不久，特提出「罪己的精神」，以作心理建設的基礎，他詰誡他的部屬以及國民，罪己的精神與傲慢不同，與卑屈有別，並且要有深切的反省，及深刻的責任心。所以，在這一時期，如中日兩國國交調整條約的締結，日滿德義泰洪羅丹西諸國的承認，以及軍管理各項權益的交還，可以說就是罪己精神的一大收穫。

三，過去功罪的檢討 周佛海先生生在「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與今後的地位」一文裏說：

「中國國民黨的罪惡，就是自從民國十六年以後，因為黨的内部糾紛，而引起二連三的内戰，共產黨的猖獗，是不断的内戰產生的，外禍的緊迫，是不斷的内戰所引起的。」又說：「幼稚和狹隘的黨員，不許黨外的人說話，以為批評黨的便是反動，攻擊黨的便是大逆不道，這實在不是持平之論。一個革命政黨，一個革命黨員，做錯了事，應該有坦白自承的精神，應該有糾正錯誤的雅量和勇氣，封建時代的皇帝做錯了事，還要下罪己詔，何況為解放民衆而奮鬥的革命黨！」又說：

「中國國民黨應該罪己，但決不能放棄立場，中國國民黨的罪己，是自己的良心問題和責任問題，決不是向任何方面討好，尤其不是向任何方面乞憐。同時，中國國民黨的堅守立場，決不是排斥其他各黨各派，尤其不是想把持中國的政治，乃是表示我們自信和自負。」像國民黨幹部負責入如此誠摯的表示，黨外人士無不深受感動，所以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及無黨無派的賢哲之士，也就毫無顧忌的參加到和平陣營裏來了！

四，一黨專政的放棄 國府還都後，在政制上有一重大改革，就是中央宣傳部社會部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劃歸行政院，關於這一點，汪先生在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廣播詞中說明理由：「因為現在國民黨打算放棄一黨專政，既然放棄一黨專政，把這宣傳部的大權，把這民眾訓練的大權，放在中央黨部手裏，怎樣可以表示不是一黨專政呢？因為這樣子，我們才把宣傳部，社會部放在行政院裏頭，一方面免

除兩重政府的隔膜，一方面免除一黨專政的嫌疑。」

五，憲法審訂的完成 國府還都後，即於同年七月二十九日成立憲政實施委員會，由汪先生自任委員長，準備實施憲政，其第一步工作即開始審訂二十五年五月五日所公佈的憲法草案，及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修正公佈的國民大會組織法和代表選舉法。經過若干次的會議，終於全部審訂完成，並將憲法草案原第一條「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修改為「中華民國永為統一共和國」，同時，議決於三十年一月一日召集國民大會。

其後，因中政會決議延期於三十一年一月一日召集，但以種種關係，終於無期的延期，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他如地方政權的中央化，新法幣的發行，抗戰軍人的來歸，均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和平運動達到這個階段，可以說極其活躍之能事，如果循此途徑，繼續邁進，不僅「抗戰」「和平」不會仍存對壘狀態，即人民「兩姑之難為婦」的苦痛，亦可早日掃除。無如這一時期的和平運動，一面在飛躍的前進，一面確又傾向於「人類惰性」的暴露。因此，當初對於和平運動抱有熱誠信念的志士們，到這時候，竟然有的安富尊榮，就於享樂；有的黨同伐異，忙於爭奪位置；有的認為功成名就，不妨注意培植個人勢力，以鞏固自己的祿位。在和平陣營裏，既無法避免這些現象，則每個和平志士，無不感到異常的疲乏，厭倦；而第三時期的和平運動，也就必然的

停滯在半途，無法前進了！關於第三時期的和平運動，必然停滯的原因，日人岩井英一氏在三十二年三月七日「強化國民政府與新國民運動」一文中，對國府還都後的施政，曾具體的指摘四點：（一）升官發財的習慣，為一般非難的中心，（二）黨同伐異，作弊過多；（三）門戶封鎖主義太強；（四）閉塞上意下達之路；也就是看出當時的政治病態，人心惟危，不能不言，他說：

「今日一般識者固無論，就是民衆，也曉得和平與抗戰孰為國家民族的利益。即除抱有野心的中國共產黨外，四萬萬民衆幾無不渴望和平，問題只在為政者是否能拋却私心而認真為國家民族奮鬥。然則誠一親國民政府的現狀，能抱大公無私精神者果有幾人？不日某某買金條而發財，即日某人以剝削民衆而致莫大財富，或謂某項工作，可致富百萬，或謂某人與賭場相勾結，腰纏十萬，又日某某軍隊之改編費數十萬元，其中一半為銀行私人存款，另一半在南京購地起屋；凡此種種，均為世人對於國民政府之概觀。余個人對於此種世人非難，是否確實，固難加以確認，然亦非無加以否認的材料。」

「當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之際，本以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團結合作為前提，惟在還都後每逢實際政治的運用時，政府構成馬上暴露了其一元化性格的缺欠，而使強力政治的實行為不可能，遂漸次變成國民黨中心主義，還元成為國民黨的獨裁了。對於國民政府，目前內外所最痛感的，是其人材的缺少，人的資源的貧困。所謂人材，不是指過去的閱歷，聲望，地位等問題，雖然即在此諸點上，亦深感不夠。」

然則目前國民政府豈不有門戶封鎖過強的傾向？此種傾向，既妨礙和平區內人才的吸收與人的資源的開發，亦為阻止重慶陣營參加和平政府的原因，引而伸之，亦為不能招致民心的理由。其間原因，不外為國民政府當局對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強化政府本身問題未能着重，而只求鞏固一黨一派，即由於利己的思考所致。

「凡大專業的指導者，必須具有不惑於甘言蜜語，不畏苦口良言的雅量。最後的決定，雖出於指導者的抉擇，惟亦得接受別人的忠言。然現下國民政府雖在形式上由汪主席一元統制黨政軍，惟實際上則汪主席的地位，頗有日漸昇華化為偶像的傾向。一般政治，亦每少逆耳忠言，而有阿諛之詞的現象。這種使下意不能上達於汪主席周圍的現象，亦為妨礙把握和平民眾心理的原因之一。」

——引自政治月刊第三卷第三期——

岩非氏的這些苦口良言，在當時也許覺得「刺耳」，也許認為「過甚其辭」，然而在今日看起來，所呈現於我們眼前的，又何一不是岩非氏所指摘而無可否認的事實！那麼，和平運動由飛躍而陷於停滯，也就不為無因了！

我們試一檢討國府參戰以後的情形，大家的目標，都轉向於如何期待大東亞戰爭的勝利，如何慶祝租界的交還與治外法權的撤廢，如何欣幸中日調整國交條約的取消及中日同盟條約的締結，如何鋪張「八一」復興節的宣傳等等，而忘記了還都以來兩個重大使命——如何實現和平，如何實施憲政。這猶如一個走路的人，在尚未達到目的地以前，因為路旁的熱鬧，為好奇心所驅使，竟然

駐足而觀，反把他應該去到目的地的任務忘記了。在根本觀點上，既然如此「健忘」，在實際政治上，自然會引起「舍本逐末」的嚴重後果。例如：

(一) 還都精神的消失 不用說，全面和平因為種種必需的客觀條件未能具備而無法實現，即當初獻身和平運動的勇士，亦努力轉變於已有利的方向而無暇及此；同時，實施憲政不僅束諸高閣，置之不論，即國民政府的母體——由各黨各派無黨無派所組成的中央政治委員會，亦藉口參戰，將其實權轉移歸諸國防最高委員會，於是國民黨以外的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人士，遂很禮貌的被擠諸門外，而行政院內所容納的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份子，亦因屢次調整機構的關係，默默無言的相繼退出，適如岩非氏所說：「漸次變成國民黨中心主義，還元成為國民黨的獨裁了」。這就一個當權的政黨用以排斥其他黨派的策略來說，是相當成功的，但就整個和平運動來說，毋寧是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

(二) 投機囤積的盛行 自從大東亞戰爭發生以後，一般投機者因無從再往外匯黑市的買賣，於是紛紛轉移其目標於囤積日用品之一途。紗布，燭皂，香煙，西藥，均為投機者所收買之對象，其中以紗布係大宗貨品，尤為投機者所樂為。僅去年一月至四月間，紗價漲勢之猛，曾達百分之三百以上，其他物價亦隨之

上漲，這無可否認的自是投機囤積的影響；因此，國府於去年四月下令指派大員澈查投機囤積，結果是官商混雜不分，嚴辦恐怕投鼠忌器，祇好住幾條「小魚」，敷衍了事，終於走了許多「大魚」。八月間復下令收買棉紗布，以期平抑物價，結果物價依然直線上升，真令人徒喚奈何！

(三) 貪污政治的暴露 國府還都以後其惟一可訾議的地方，就是大家對和平仍是缺乏堅定信仰心，大家都想「渾水撈魚」，撈一筆逃亡費，以一走了事。因此，貪贓枉法的事，便所在多有，而貪官污吏的橫行，更是路人皆知。后大樁，胡政的軍糧舞弊案，不過是千百貪官污吏中之代表，至於與此案有關之糧食部長顧寶衡，次長周乃文，證據確鑿，贓款甚鉅，而居然能邀特赦，甚至公務員犯贓治罪條例公佈後，未聞一人按律治罪，這真是奇蹟，或者是弊絕風清，貪官污吏，因此絕跡，亦未可知。

(四) 經濟生活的困難 自國府還都以後，人民經濟生活之困苦，日

甚一日，而物價變動之激烈，尤予薪水階級以重大打擊！例如上海米價在還都時不過四拾元一石，到三十一年一月，每石亦不過一百九十元，及至舊法幣禁止使用前，新舊法幣比價發生等差，米價遂一躍而至每石六百元，以後逐次上漲，到今年六七月之間，居然最高價每石達一萬三千元之鉅，其他物價，與還都時相較，大抵少則三百倍，大則一千倍以上，其原因何在？誠如陳公博先生所說：人謀之不臧呢？還是人謀故意使之不臧呢？這是當前最嚴重而又最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如果要求他們對於和平運動從事協力，這更從那裏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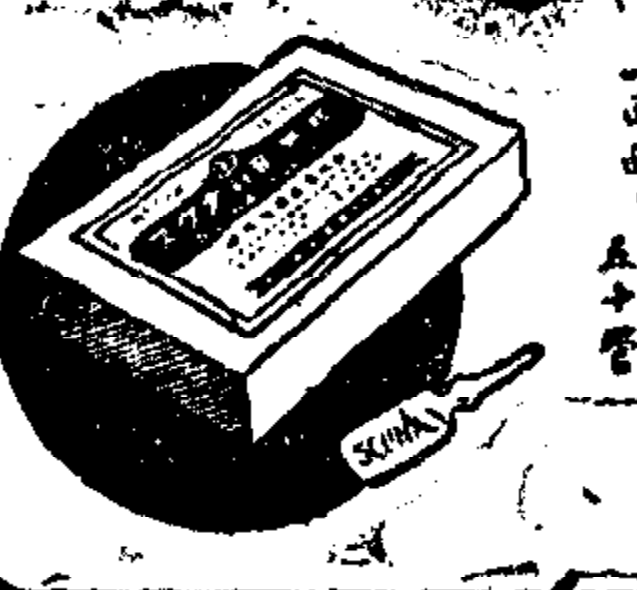
現在，距離汪先生發表電主張和平的時候，已經快六年了！這六年中，我們究竟做了些什麼？有沒有對不起國家的地方？何以第三時期的和平運動竟然停滯不進？何以放着康莊大道不走而反走了歧途？我們今後是否還需要展開第四期的和平運動，重新回復到第二時期的飛躍階級？這是目前我們舉國上下所應該一致反省的。同時，目前許多足以妨礙和平運動進展的病態現象，如果沒有澈底革除的決心，則「和平運動」，終久成為歷史名詞，而無法實現，是可以斷言。

疥癩盜汗 治癩劑 蘇吉那

大蘇治癩，自古已經應用，蘇吉那即大蘇中之有效成分，乃利用最新科學方法提煉而成，有殺菌抗癩作用，對於各種癩病俱有良效，尤其與愛法併用之時更佳。又對於盜汗及夜尿症且有特效作用。

製成藥片，每盒十片，每盒五十片。

總發行所：上海英山路一八八號





貪污與廉潔

百牙

貪污與廉潔，是相對的名詞。就一般情形而論，人們總是嫌惡貪污而尊重廉潔。即使自己當了貪污的官吏，也不肯承認是貪污，反在外表裝出廉潔的樣子。

理想的官吏是這樣的：皮裏廉潔，肉裏貪污，一方面拿了不正當的錢，一方面叫人家替他歌功頌德，而達到名利雙收的目的。要不然，便不能兩全其美。

今日的官吏是廉潔還是貪污？想來，這是有目共睹，有耳共聞的，我們不必在此多費口舌。假使你一旦當了官吏，你願意貪污呢，還是廉潔？這也一定可以料想得到的。我們先來問一問：廉潔的結果如何？貪污的結果又如何？我可以直截了當的回答一句：前者是餓死，或者至少是窮死，再不然，是受人家的排斥，因而得到撒職的處分。後者是吃得飽，穿得好，有威風，受人敬仰，昇官發財。你歡喜廉潔，然而社會不歡喜你廉潔，因為你自己餓了肚子，還要連累到人家一道餓肚子；你嫌惡貪污，然而社會卻不嫌惡貪污，因為貪污之後，不但於你本身有益，甚至別人也可以佔光。在一個貪污的政府裏，你若一個人

高唱廉潔政治，人家一定會當你有神經病，你若一意孤行，那末，非特官吏難做，連頭顱恐怕也難保。那末，你到底主張廉潔呢，還是貪污？

在正常的社會，廉潔是可以受人歡迎的。而且，做官的人都希望廉潔的。但在這狂風暴雨的時代，情形就有些兩樣。就算有一個心裏想廉潔的人，他被四周的環境所逼迫，也只得心與願違，不顧一切地貪污起來了。

貪污的原因何在？茲就個人方面與社會方面兩種，作一簡略的敘述。

甲、關於個人方面者

(一) 生活的壓迫：公務人員薪水低微，收入有限，同時又受了物價飛漲或幣值狂跌的影響，除了少數持有節操，能忍耐勞苦者外，餘必另謀別圖解決生活。這是貪污的原因之一。其次，我國家族制度，並非人人可以從事生產，往往一個大家庭中，老少男女，完全寄生在一個人身上。從政者受不住這重累，也不得不貪污起來。

(二) 物質的引誘：孔子說：「不見無欲，使人心不亂」。現代的奢侈品日

新月異，而人類的慾望也永無滿足的時候，買了洋房想坐汽車，坐了汽車又想討姨太太，餘如煙酒賭博，還算次一等的嗜好。吾人一方面想填滿無限的慾望，一方面又限於自己的購買力，在這種情形之下，便發生了貪污的行爲。

乙、社會的原因

(一) 官吏制度不良：因為中國官吏的任免，悉依長官的自由意志，便造成了下列的惡果：第一，屬官均爲長官之私人，故彼此頗易勾串舞弊，且因謀職業之競爭，爲獲得長官的歡心，便實行貪污行賄。如果屬官有舞弊技術，能忠心幫助長官貪污者，必能獲得長官的信任與借重。於是狼狽、奸、上下交歡。反之，清高的官吏，對上既無以孝敬，對下又無法分贖，結果使各方面都無好感，官職自然也就靠不住了。這可說是獎勵貪污的結果。第二，公務人員既受長官任意撤換，自然生活失去保障，爲未來打算，不得不趁在職的時候，假借職權上的便利而貪污。第三，高級官員有薪俸，特別費，車馬費，機密費，既有權任免屬官，又有權支配財政，故人人寧願化大資本鑽營，謀得其職位。此與做生意相同，非獲厚利決不干休。故其貪污爲意中事。

(二) 行政經費包辦：中國的行政經費，一向就是包辦。一個機關的經費，由該機關的長官任意支配，所以有的任意減低屬下的法定待遇，有的應發的薪餉而不發，有的把公款存儲銀行生息，有的作投機的囤積買賣，機關的會計，

等於長官的賬房，因此財政上不分公私，長官的親信待遇特優，致其他職員，則被任意剝削。

(三) 法律失去效力：中國的司法，對於貪污一事，往往屈於威勢，不敢自由執行職權。同時監察機關亦不願忤犯權貴，雖明和有貪污之案發生，只好裝作啞聾，聽其自然。法律的效力既無法伸張，那不僅不能制裁貪污，反而要使檢舉的人，遭受仇視陷害。這樣一來，誰願作這無代價的犧牲呢？因此貪污的事，就越來越多了。

(四) 輿論不敢制裁：輿論是人民的喉舌，剷除貪污的武器。所以廉潔的政治，在於人民的監察。如果輿論無法發揮，則人民禁若寒蟬，莫敢批評。今日的行政機關，動輒檢查或扣留批評政府的文章，這種消極的政策，對於政治上決不會發生良好的效果，相反的足以助長貪污的風氣。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崇拜金錢，爲社會一般的現象。故貪污者爲賢能，斥廉潔者爲庸才。貪污既有這許多原因，消滅之道，惟有對症下藥，始可生效。茲就管見所及，試擬實行廉潔政治的若干方法，以供從政者的參考。

甲、關於個人方面者

(一) 穩定貨幣價值，改訂薪俸標準，提倡公務人員之消費合作，使與生活費用相適應。

(二) 提倡精神生活，滿足正常的慾望。獎勵真才實學，使人民努力於學問事業，去貢獻國家。倡導正常娛樂



放棄國籍

離石

在報上的分類廣告欄中，往往有少看了使人哭笑不得的聲明或啟事：只要你肯分點時間當心看一下。至少每三天或一星期是會有的，今年我以為最可說一說的是一條「放棄國籍」的聲明。

×月×日的××日報上，登着：「×××聲明：本人爲了辦事與環境的便利甘願放棄中華民國國籍……」

惜乎××加入何國國籍，並未聲明，大抵他今後成了無國籍者，再據其脫離國籍的原因僅爲了辦事與環境的便利，正不知這位先生辦的什麼事？處的什麼環境？爲了「便利」，就非放棄國籍不可！

這位先生，大約愛己心超於愛國心，爲了自己的「便利」，就可以不要國籍，反面看去，他所辦的事與處的環境，當然是不利於中華民國，亦是無益於中華民國的。

假使政府當局能夠偵知其實而係有害中國之益者，不應以其聲明放棄國籍而不加以制裁。蓋其放棄之前，定有犯了中國利益之罪行，也應追究前愆的，否則無罪無過而爲其「便利」就放棄國籍，真令人想不出一所爲者何！一寫到這兒，我倒想起一位與此

君相同的心思，但未會實際幹出相同的事實的仁兄，就是前天某小型報上，記載他今年已在重慶結婚的風流記者胡丹流。

丹流的風流韻事太多了，在南京與上海，都是轟動社會的，第一是與綠牡丹（黃玉麟）的妻子——藍秋老四同居事件。第二是與女名票友魏新綠小姐在南京大打出手事件。不健忘的讀者，一定是記得的，以上是題外之事，不必多說，要講的是他會心想「放棄國籍」的事。

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丹流正困頓得連吃菜飯都成問題。其實他是富家的少爺，因爲他太會用錢，家庭內接濟中斷，就一窮至此。有一天跑到我的寓所來，悲哀嘆息的說：

「石哥！我不願做中國人了，我一定入西班牙籍，現在該國派員來華招考工人，我決定投考，將來做一個西班牙人，永遠不回來了，即使回上海來，我已經入了西班牙籍。」

我聽了之後，真是啼笑皆非：「想不到世界上大國之多，強國之多，都輪不到西班牙！怎麼以一個中國人而必入西（班牙）國籍？原來是那時西班牙派員來華招工，丹流兄又恰巧困窮

到沒飯吃，所以鼓起勇氣，要脫離中華民國的國籍。便也對他開玩笑似的說道：

「你將來到西班牙去，入了西籍，我看不要做工人，最好做鬥士，鬥牛鬥球都可以！其獲利當在工人之上。」

他聽了我的話，紅漲了臉，也不再說什麼了。原因是他嗜賭回力球，輸得來一窮至此！我之所能鬥牛者是賓詞，鬥球才是主語，他知道我所言鬥球者，鬥回力球也。人而能鬥回力球，則其進賬是大有可觀的。自然更不能賭回力球。他知道我的話在諷刺他，更明白的說，是他賭回力球輸得想到脫離國籍而入回力球國之籍。

友人張慧劍，送他的詩中有兩句：「我今一語願君記。只可風流莫下流！」也是勸他不要沉溺在回力球場中。

以上是快十年前的事了，不意今日真有爲了自己「便利」而甘願放棄國籍的事！我想此君大抵與丹流同一環境，而乃有此行動啊！

失掉國籍本是沒奈何的事，公然明目張胆放棄國籍，亦可謂把祖宗八代都拋入九霄雲外，實謂之「忘本」。忘本之人，無論在那個國家，恐怕也不會得着正當的合法的「便利」吧！我是不懂國籍法的外行，僅就平凡的意想說出了上面的話，想來頗有唐突那僅放棄國籍的先生之處，但言論尚還自由，也顧不得違背許多。

戒除有害嗜好，而免除物質上的引誘。

乙、關於社會方面者

(一) 改良官吏制度

(二) 使各機關財政權獨立，與各長官分離

(三) 發揮法律至高效力

(四) 開放輿論，保障人民說話的自由

以上不過是比較重要的，掛一漏萬，在所不免。廉潔政治最難的一點，是在於能否實行。能否實行，又須看政府有否改革社會制度的力量。不然，廉潔由你暢論，貪污我自爲之，根本不會發生效果。

陳市長是提倡廉潔政治最竭力的一人。他在「廉潔政治——和平建國的基本條件」裏說：「倘若政治不能廉潔，絕不能得到和平，政治不能廉潔，也不能達到建國」。廉潔的重要，由此可見。

最後他又說「我很希望在政府方面，下一個最大的決心，對於貪污的官吏，嚴勵懲處，對於蠅苟的人民，痛加針砭。而在同志一方面，則糾合有志之士，對己則潔身自愛，用資表率，對人則不顧情面，奮勇檢舉。否則和平救國沒有希望，而國家也從此不可救了」。可惜，理論與事實總是難以一致。國府自遷都以來，對於廉潔政治的樹立，終始未能達到理想的標準。但願今後，在不妨礙國策的原則下，盡量開放輿論，與人民採取合作的態度，肅清貪污，勵行廉潔，這是吾人所深切冀望的。

日本文學家及其作品

張之頌

(三)

然而他的平面描寫比較完成的是「田舍教師」一篇，作者根據一個青年的日記，經過種種的傳聞與實地調查之後，才以平明而印象的筆法描出貧病交加的一個小學教師之一生。像這一類的小說還有「一個兵卒的銃斃」，「廢驛」，「源義朝」等。至明治末年，田山花袋漸次感到孤獨空虛之感了。他的生活上既發生動搖，又為愛人所辜負，這期間有些帶着虛無色彩的作品。據說拯救這時候的他的精神動搖的是信仰的生活，他努力拋却愛欲與煩惱，將安住於大乘佛教的境地。他所發見的是人生的永遠性與靈立其前的人之無力。他將站在超越生死的諦觀上，去抓住超越愛憎的心境。就在這意義上，「殘雪」一篇是他的可記念之作。他痛感自己一個人的痛苦，同時是萬人的痛苦，作者願意將自身的體驗中，映出人類全體的生活來。

「百夜」這篇歌頌戀愛的勝利，作者曾在過去二十年間和一個女性經過許多愛的苦鬥，到這時候已達到安靜而平和的心境，可說是他的平面描寫達到開花結實的時期了。

田山花袋自己會說才鈍，性焦燥。他缺乏想像或觀察力，所以只用不摻不原的誠實思與人生挑戰，所以平面描寫正適合着他的性格。他在「戀愛之殿堂」中說：「與其為着他人或為着社會，不如實在去抓住一個異性之心較為意義。」這句話是作者的衷心告白吧。他的小說題材，始終一貫是平凡人的愛欲，青年時代即帶着浪漫感傷，中年時代即立脚於現實又見深刻，迨至老年，則抱持悠然靜穆的態度，形式上雖有若干變化，但內在的精神卻沒有變動，尤其是中期以後，他由各種的角度去寫盡一個所愛的人。花袋的小說題材是這樣局限於身邊雜事及暴露自己，他的藝術天分也並不高，不過他由正面去和人生搏鬥，產生許多日本未曾有的作品，開拓了自然主義的世界，所以要看看日本新文學，他的名字和作品是不能抹銷的。

(五) 島崎藤村

島崎藤村和田山花袋被稱為自然主義的大先輩。元來島崎藤村是新體詩人，日本近代散文精神，亦發軔於他，他生於明治五年（即同治十一年），昭和十

八年八月逝世，享年七十二的高齡作家

，他的青年時期，過着近於流離的生活，他為新體詩人成名是在明治三十年，他二十六歲的時候。他的第一詩集名為「若菜集」，接着發表「一葉集」，「夏草」，「落梅集」。『若菜集』頗有濃密的哀怨情緒傾向，後來漸次加上敘事的要素。他開始寫小說是在三十三歲。長篇處女作「破戒」予當時的文壇以很大的刺激。本篇的構想，據說受了杜思脫益夫斯基之「罪與罰」的影響。本篇可說是自然主義的作品，一面又有人道主義的傾向，作者對於正義和誠實，表示熱情。「破戒」以後，頗受田山花袋的立論之影響，接連寫了幾篇以自己為中心的人生記錄。「春」一篇得自屠格涅夫的「處女地」之暗示。描寫站在新時代的青年們之文藝運動。作者在這篇拋棄西洋小說式的作風。

到了「家」一作是山平面描寫，進步至彫刻式的深切境地。這篇也是作者自己與其周圍的記錄。大正二年（即民國二年）島崎藤村四十二歲時上法國旅行，凡三年。旅居歐洲的當中有「櫻桃結實的時候」之作品，這是描寫少年時代至青年時期的生活寫真，比較「春」更顯出色。島崎藤村在法國時正逢歐洲第一次大戰發生，他也寫了一篇「戰爭的巴黎」。旅行記有「法蘭西紀行」。回國後有短篇小說「一個女人的生涯」，與「成長的準備」，「嵐」等佳作很多。「一個女人的生涯」，是描寫他姊姊年老發瘋，一部份的批評家讚為「神品」之作，又有人稱為「自然主義最高

峯的作品」。

昭和四年（民國四年）島崎藤村五十八歲時，開始寫他畢生的大作，長篇小說「黎明前」，至昭和十年（民國十年）才寫完這篇作品，前後費了七年的工夫。他以前的作品是寫他自己的時代，但這篇大作是取材於作者父親的時代，因為是將臨明治維新之前，所以作品的時代背景，有很大的變動。作品也得到十二分的成功，這篇作品構想之大，為近代日本新文學未曾有。這位作家身體豐饒，六十五歲的時候，他代表日本出席阿根廷的國際文筆俱樂部大會，替日本文學，爭光不少。翌年六十六歲在「改造」雜誌上寫一篇長篇紀行文「巡禮」。到了去年，七十二歲，他對於文學的意欲不啻沒有絲毫衰退，而且以最大的構想，再開始寫第二的長篇傑作「東方之門」。但剛寫就一部份竟溘然逝世，日本文壇大為哀悼。島崎藤村除了這些不朽的大作之外，尚有許多新詩及隨筆和童話。他自己以作家的任務比之人生的從軍記者。從軍記者對於全局的展望比較各個的戰鬥或個人的奮鬥更重視，島崎藤村對於全局的佈置，非常工整，用意亦極其周到，作品中流露着隱和的情緒，有時候對人生感到溫暖的愛情。他的作品由個人，映出社會人生，而且很明細地描繪出來，這種藝術手腕確實值得景仰。

島崎藤村的藝術天分本來也並不高，不過因為刻苦的不斷地的精進，才完成一個很高的文學家。他的作品雖然出發於自然主義，但後來的作品，漸漸地超

售出有均店具文名著大各

自來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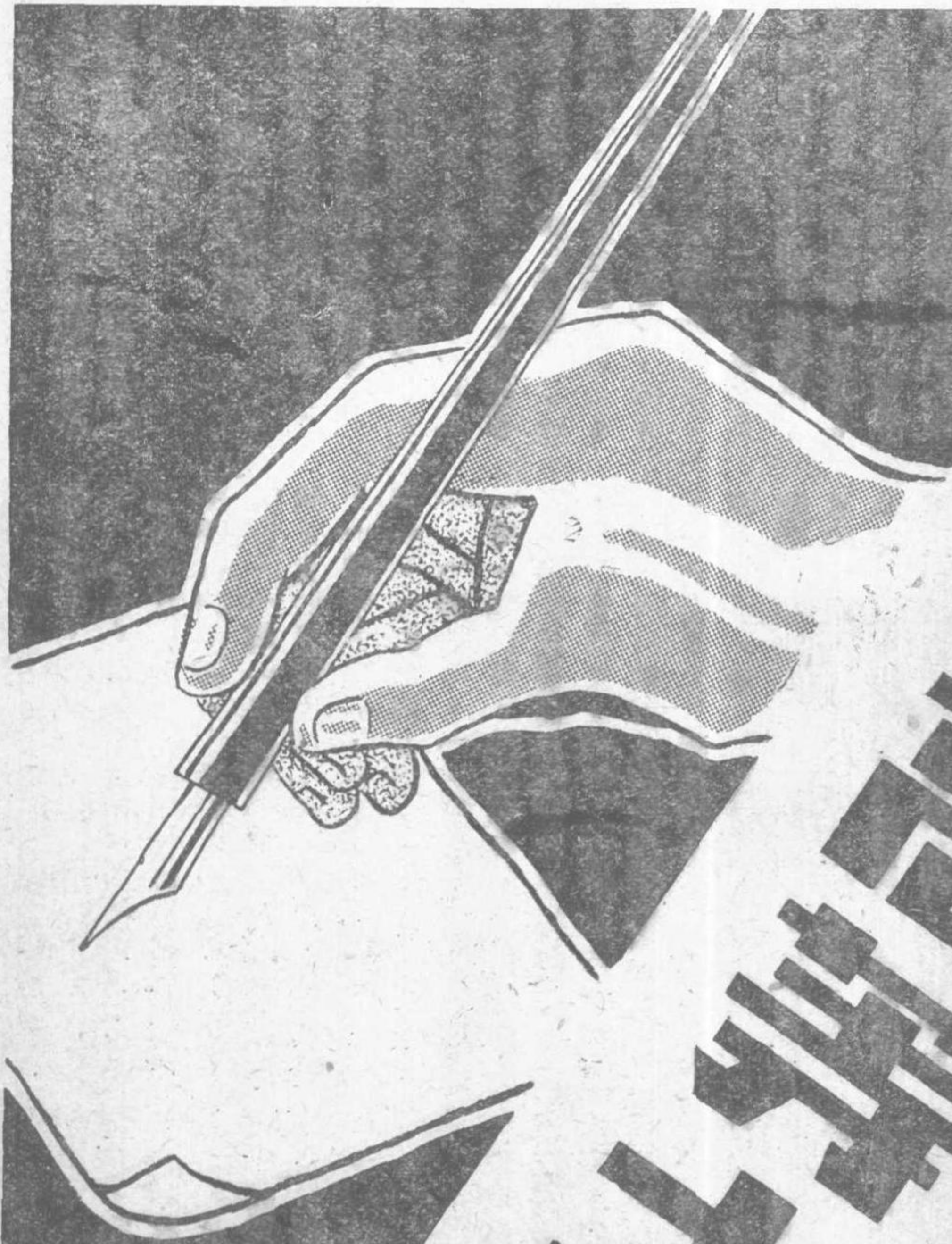
鋼筆

用鋼筆

新式鋼筆

大英洋行

鋼筆



所作製水墨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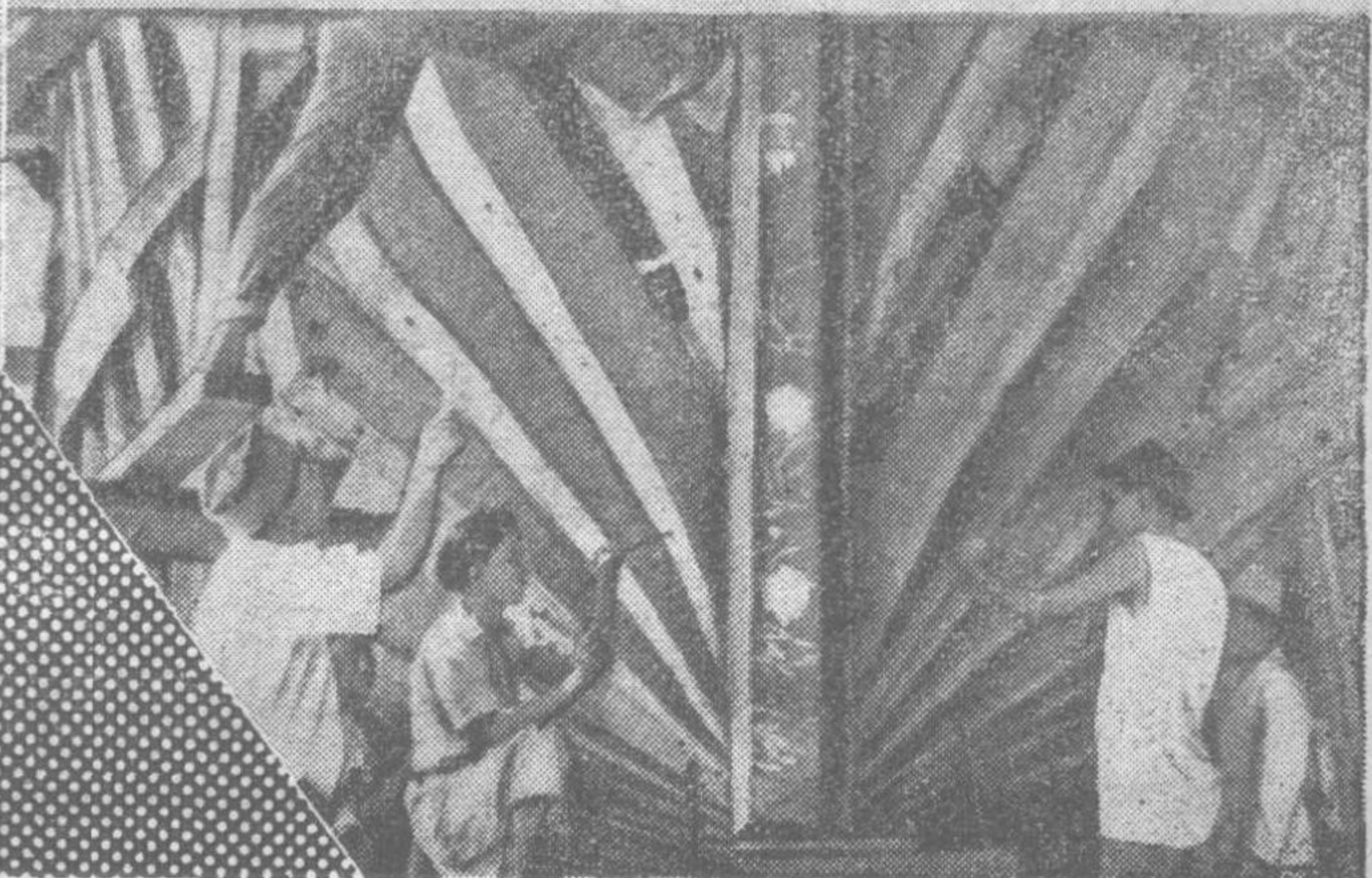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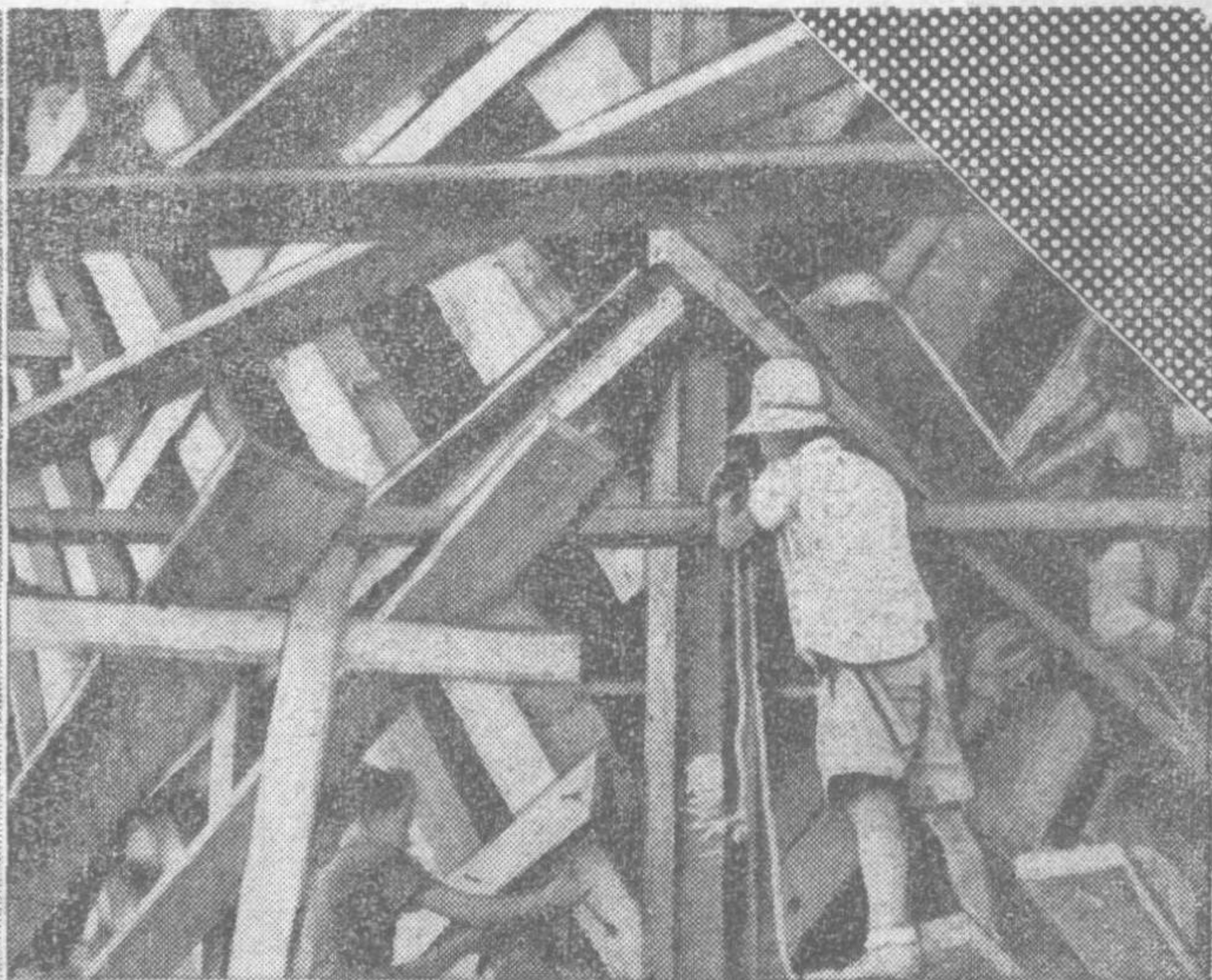
菲律賓的建設運動

——本刊特約攝影——

(上)在日本技術人員的指示下，菲國青年們熱心地學習着。
 (下左)爲了增強運輸，木造船在大量地製造着。
 (下右)農民青年隊，踏着整齊的步伐，自農田歸來！



菲列
 賓共和
 國自獨
 立以來
 ，在洛
 勃爾大
 總統指
 導之下
 ，一切
 設施已
 步上了
 再生之
 途！全
 國國民
 ，不論
 男，女
 ，老，
 少，他
 們日夜
 地在工
 作着，
 爲了復
 興祖國
 ，爲了
 協力大
 東亞戰
 爭！



怪光 商南安

提到安南，使我們聯想起中法之役來！那裏有二千三百餘萬人口，其中華僑有四十多萬。人種不一，言語和文字也當然錯綜複雜得很！道地的年老的安南人還是捧讀着中文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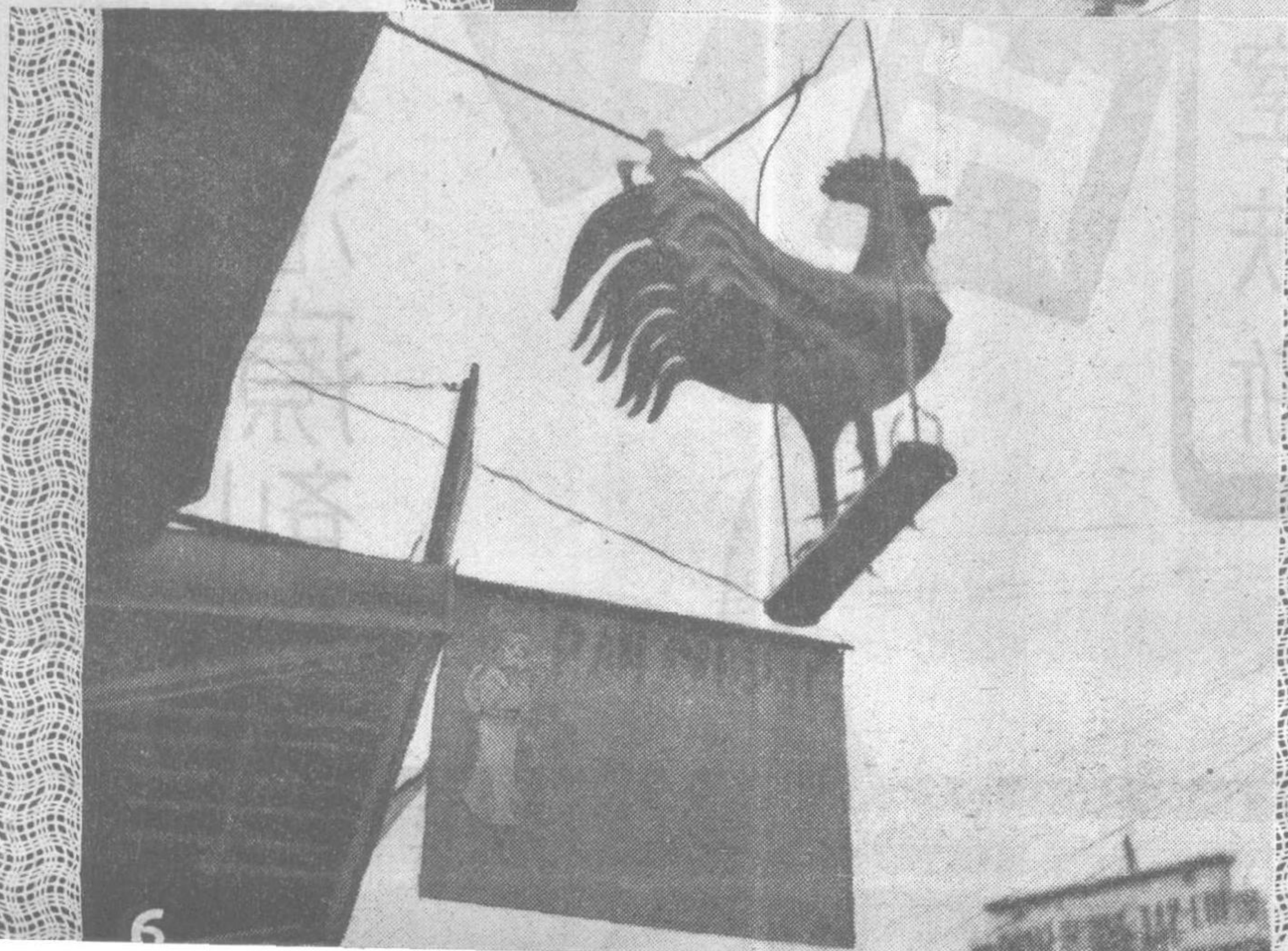


照片說明：

- (1) 西裝店街上的各式招牌。
- (2) 掛着鴨子的店裏賣着雨傘。
- (3) 大鯉魚臨風招搖，也許這是家賣肉的

標 的 的 幟

最使旅行者覺得眼花撩亂的
是安南市街上各種商店的標幟
！假使你抱着同一觀念——好像
在上海，杭州，北平那樣，見
着「隨意小吃」的招牌就可以
進去大嚼一頓，或則——到安南
來，那你真會感到莫名其妙，
當你走上街頭去購物的時候！



(4) 以牛為商標的，不一定是丹牛肉店。
(5) 掛着鐘的叫「鐘店」，掛着「馬」
的叫「馬店」。

(6) 同樣的，這隻雞祇是一塊招牌而已。



黑田藥廠

細菌性腸胃疾患特效治療劑

列

來

安

片

健胃整腸
防痢止痢
排除積食
於小兒最宜
腸胃整腸
室扶斯
助消化



唐代女子生活談藪

楊絢霄

唐代的女子喜歡戴玉戒，而現今的女子却更進一步愛戴鑽戒。唐范攄在雲溪友議裏載着一則非常淒艷有緻的玉戒逸事：

「韋皋遊江夏，與一青衣玉簫有情，約七年再會，留玉指環。踰八年不至，玉簫絕食而死。後得一歌姬，真如玉簫，中指有肉隱出如玉環。」

唐代女子的粧飾如此，但是她們成天地作些什麼消遣呢？她們也和現代的女子相似，這便是宴遊，彈琴，跳舞和運動。現在且看她們如何宴遊吧！

天寶遺事裏的探春條說：「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于園圃虛郊野中，爲探春之宴。」

在裙幄條裏又說：「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艸，以紅裙遮相插掛，以爲宴幄，其奢逸如也。」

此外，她們還承襲着古傳的迷信禮俗——在上巳那天，合伴到水邊的開陽處，採香艸就河邊滌除不潔；關于這，杜甫的麗人行給我們一個極生動的寫照，他說：「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劉篤上巳日詩：「上巳曲江濱，

喧于市朝路；相尋不見者，此地皆相遇。」此外，南部唐書又告訴我們唐代的女子不但在上巳那天要臨水修禊，並且還要泛舟嬉遊！像這樣狂熱的遊春，就是現今號稱摩登的女子，恐怕也將自歎不如吧！

這種狂熱的遊春，當然就是公子哥兒千金小姐們談情說愛的大好機會。關於這些戀愛的故事，可見唐人的小說，她們原不必旁徵博引，這裏只拿李白的一首陌上贈美人的詩來做代表：

「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塞球箔，遙指紅樓是妾家。」

唐代的女子除了遊春之外，更有其他許多遊逛的機會，其中最熱鬧的，無疑地要數春節夜遊了。雍洛靈異小錄：

「唐朝正月十五日，許三夜夜行。寺觀街巷，燈明若晝。山棚高百餘尺，皆士女無不夜遊。」

朝野僉載：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日，十六十七夜，于京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宮女千數，一花冠，一巾帔，皆至萬錢。……年少婦女千餘人，衣服化釵媚子亦稱是。于燈輪下蹈

歌三日夜。」像這種熱鬧底春節夜遊，不僅是青男少女們的戀愛良機，並且還是女子表演「時世粧」的大好時際！

今代的女子愛電吉泰，她愛娜，梵亞林，但唐代的女子却喜歡彈琴。李季蘭相思怨：「攜琴上高樓」；崔國輔古意：「下簾彈箏篔簹」；王適古離別：「苦調琴先覺」；王維秋夜曲：「銀箏夜久慙勸弄」；崔顥代閨人答輕薄少年：「抱得秦箏不忍彈」；王昌齡青樓怨：「樓高調箏緩夜急」；姚月華怨詩：「理盡秦箏不成曲」；邵謁古樂府：「對酒彈古琴」；盧同樓上女兒曲：「卷却羅袖彈箏篔簹」，又有所思：「含愁更奏綠綺琴」都是良好的證明。

現代的摩登女子喜歡跳舞，唐代的女子也是這樣。如溫庭筠江南曲：「前年學歌舞，定得郎相許」；李昂感夫人歌：「閨中歌舞未終曲，天下死人亂如麻」；周喬綠珠怨：「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等例。

唐明皇時，歌舞極盛。那時最著名的，便是霓裳羽衣舞。據唐逸史所載：

「羅公遠，多祕術，曾與玄宗至月宮。初以柱杖向空擲之，化爲大橋。自橋行十餘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至一大城，公遠曰：「此月宮也。」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衣，舞于廣庭。問其曲曰：「霓裳羽衣」，帝曉音律，因默記其音調而還。回顧橋梁，隨步而歿。明日，召樂工依其音調作霓裳羽衣曲。一說開元二十九年中秋夜，帝與術士葉法善遊月宮，聽諸仙奏曲。後數日，東西兩川馳騎奏。其夕有天樂自西南來，過東北去。帝曰：

「偶遊月宮聽仙曲，遂以玉笛接之，非天樂也」。曲名「霓裳曲衣」。這雖是一則神話，但霓裳羽衣舞之爲當時最流行的舞蹈，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除了這種單人舞而外，還有一種男女兩人的偶舞。新唐書安樂公主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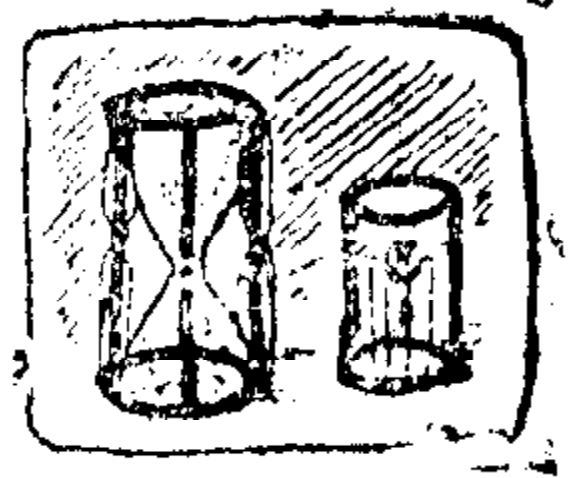
「武攸與太平公主偶舞，爲帝壽雜戲」。這或許便是中國式交際舞的先聲吧！在運動方面，唐代的女子是喜歡盪鞦韆的。白居易：「秋千細腰女，搖曳逐風斜」。不過，自從盛行騎馬以後，小姐們太多拋棄了鞦韆而趨向于騎馬了。玄宗初入川路途寒食詩：「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馬上廢鞦韆」。少爺們的蹴鞠，小姐們的騎馬，無疑地是當時最盛行的風尚！且看舊唐書輿服志所載：

「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着胡服；靚粧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倣效。……又露髻馳騁，或有丈夫衣服鞞衫」。

現代的摩登女子喜歡着洋裝穿馬服，馳騁乎曠野優閒而自得，又誰知這是千年以前女子的老玩藝呢？

從上面的這些敘述看來，我們也就可窺見唐代剝削階層的女子在粧飾方面如何的奢侈考究，在生活方面如何的狂放閑逸了。她們平日既不參預社會上的任何生產事業而卻能獲得如此豪華的享受，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一言以蔽之，無非是以農奴汗血勞力底榨取作爲奠基而已。杜甫底名詩「麗人行」，可是說一幅最能透示當時剝削階層女子的生活底畫！再回頭看看現代的摩登女子，她們不也是成天地在爭妍鬥時，好奢慕侈？可知不論是在封建社會抑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女子在各方面還依然脫不了奴隸性的地位！試問這是一件多末痛心的事呢？

(完)



安南風土誌

南歸客

我事實上的故鄉，是印度支那半島——一名越南，又名安南——的海防埠。我生于斯，學于斯，就像一個從小過繼給人家的孩子，總不能否認收養的人家是他的家，我也坦然承認海防是我事實上的故鄉。所以，要我寫本鄉風土誌，我只好記安南。

在順化的安南皇帝。所以本篇也名為「安南風土誌。」

我生長的地方，是東京的海防，是中國人由海道到雲南必經的轉港口。

海防的交通，由海路東北通到廣州灣，北海，海口和香港；向南通到西貢。陸路有滇越鐵路通雲南，公路可由諒山，鎮南關入廣西。水路另有小火輪沿江，通到內地各小埠。當時美國援滬，其他物資均由滇越鐵路運輸；汽車則沿公路入廣西。海防關卡出入口檢查頗嚴，稍為新穎的東西，不管一件兩件，都要課稅，稅率極高，不肯繳納的便充公。關吏是些未受過高等教育的法國人，和一些狐假虎威的安南翻譯。對待入口的華人，極盡欺侮之能事，據說從前華人入口，要打指模，還要站在秤磅上磅體重。時常雲南都督蔡鈞便想出個報復辦法：凡是法國人進雲南口，要用掛鈎掛起來在大秤上秤體重，「因為這是中國人磅體重的辦法」，是以以後華人進口要磅體重的辦法便取消了。

孔子說：「必也正名乎？」記安南，先得來一個正名，安南是印度支那半島的俗稱，其實安南只是構成印度支那半島的五部分之一；這五部分，自南起，第一是交趾支那，第二是柬埔寨，第三是老撾，第四是安南，第五是東京。這樣分法，是政治上的分法，土人普通將安南分成三部：南岐，中岐，北岐，三個岐合起來便是越南。「印度支那半島」，是地理上的名稱，土人是懂不懂的。然而「越南」一詞，究竟不及「安南」一詞來得普遍；法國人稱土人，不曰「印度支那人」(Indochinois)，而名之曰：「安南人」(Annamites) 華僑名稱土人也稱做安南人；土人自稱，也是安南人。其原因，大概是「君子不忘本」罷！法國雖然在政治上將南，北，中三岐分成交趾支那殖民地，和安南及東京保護國，而事實上土人們只知道自己是安南人，只知道有一個皇帝：住

戲院，有歌劇院。總之，一切近代都市所應有的東西，這裏全都具備。工業製成品由法國，香港，日本等地運來。著名的夜巴黎香水，賤價地在各個商店陳列着。近郊有飛機場一所，有小規模船塢，有可停泊二萬噸的碼頭，有大規模的碾米廠，有土敏土廠，有紗廠。商業繁盛，生活程度很低，從享受上說，可以稱海防為地上樂園。

海防出產的麻布，稱為「海防布」，是做夏季西裝最佳的衣料。女人的衣料則有「安南綾」，柔軟而富于光澤，色黑，女人穿在身上，迎着熱帶的和風，頗有飄飄欲仙之狀。

食物方面，海防因為近海，魚鮮海產甚多。魚類較佳的有鮪魚，鮫魚，白鵝魚等。白鵝魚大概是海防的特產，有點像鳳尾魚，但較鳳尾魚長而體圓，骨小而肉鮮美。蝦類很多，我吃過的一隻大龍蝦竟有三尺多長，不過味道並不好。安南人用小的蝦製成魚湯，作調味之用，等于我國的醬油，却比醬油鮮美。安南人也吃蟬，和廣東人一樣，不過這種蟬名為桂花蟬，與普通在夏天樹間鳴唱的蟬有點不同，炙燒後可吃，頭部多肉，腹部多油，安南人將其製成桂花油和桂花鹽，也是絕妙的調味品，在魚湯裏放些桂花油或桂花鹽，其香無比。肉類如豬、牛、羊、雞、及野味等，安南人將猪肉或牛肉製成肉團或肉塊，沿街叫賣，用以夾麵包，較香腸鮮美得多。安南穀米每年可收三次，玉蜀黍和洋山芋產量很豐，因此安南人喜歡將澱粉質的食料製成糕餅。

我記得年幼時，一到夏天，家裏便買了許多許多盛開的蓮花，我們一班孩子們便在地上鋪了席，將又紅又白的蓮花瓣採下來，留下蓮心，和蓮心旁邊的黃色小鬚。不到一頓飯工夫，滿地都是蓮花瓣，又紅又白，于是我們便在蓮花堆裏打滾，玩，睡午覺。吃午飯的時候，就用蓮葉盛了飯和菜，說是可以避暑。大人們來了，我們就幫着大人們將蓮心旁邊黃色的小鬚採下來，集在一起，像焙茶葉似的焙乾，裝在茶葉罐裏，有客人來，用非水泡茶又芬香解暑，真是無上妙品，名為「蓮心茶。」

安南水菓，以香蕉最佳。香蕉有四種：最好的名為「貢蕉」，據說是從前進貢給中國皇帝的，色黃，肉嫩，味香，只有人的手指那麼長短，可說是蕉中極品。第二種綠皮長身白肉，很香不很甜。第三種就是普通上海市面所見的香蕉，第四種肥而短，皮很薄，肉很甜，但沒有香味，肉的中心有似核非核的軟核數粒，這種蕉很賤，用極低的價便可購得，一兩個便足果腹，沒有飯吃的時候，倒可以買來充飢。

其餘有芒果，產地在南圻的西貢，味香而肉甜，和呂宋島出產的不相上下。有蕃木瓜，形狀像梨，但很大，比普通梨約大五六倍，肉黃，味甜，內部中空，空處有許多黑色的種子，據說很富于維他命B。有椰子，有波羅。有西瓜，有波羅密。波羅密作橢圓形，比人頭約大一倍，如桑果的一種，果皮上有刺包着，果肉色黃，有條狀的果托包圍着，只有種子周圍的肉才是真正的果肉。

芳香而甜美，種子很多，形狀像洋山芋，可以烤熟了來吃，味道就和洋山芋一樣。還有甘蔗，有橘有橙，有萍果，有葡萄，有許多味道不住的酸果，有蕃荔枝，外形像廣東荔枝，但大小像梨，外皮青色，果肉雪白，很甜，種子很多，黑色長形，和西瓜子一般，喜歡吃水果的，到了海防，真可以樂不思蜀哩！

和一切的殖民地一樣，海防住着三等的人：第一等是宗主國的人民——法國人；第二等是華僑；第三等是屬民——安南人。

在安南的法國人，多數是些在本國立足不住的冒險家，智識程度很低，性情暴戾，貪財好色，在殖民地胡作非為，處處有法律保護他們。下面是一個典型的在安南的法國人的歷史：

法人某甲，高中畢業後，找不到事情，就在馬賽港找些散工做做，僅足糊口，有時還要挨餓，忽的有一天，他在碼頭上看見一張告示，告示上說：有開赴遠東去的一只輪船，要招請一位助手醫生。他橫直沒有事情做，就去應徵，碰運氣。他沒有受到考試，只填了一張願意到殖民地去的志願書便被錄取了，于是他在船上應用他那從學校裏學來的衛生常識來替人家看病，順便學些到殖民地生活應有的智識。他到安南後，便在官署裏疏通一下，揀了一個城市住下來，掛起招牌行醫。他的生意很好，殖民地生活程度又低，于是他不久便有了汽車和洋房。後來他不做醫生了，到什麼官署做起官來，入息更好，便討了兩個安南女人做小老婆，分住在兩處。

他學會了發脾氣，學會了踢安南人的屁股，學會了罵人，學會了唾安南人的臉，學會了打人，也學會了收受賄賂。直到他厭倦了這生活時候，他便拋棄了兩個或三個安南小老婆買棹歸國，向同國人述說那東方傳奇式的生活。

天主教堂，分開越人參禮的時間，和法人參禮的時間。大飯店的跳舞廳或酒吧間，黃種人不招待。不問有理無理，法人隨時隨地可毆打安南人或華僑。這種現象，恐怕只有徹底實行「亞洲是黃種人的亞洲」的時候，才可消滅。

海防大部份的商業，握在華僑手裏。華僑苦勞，勤于積聚，往往空手來越，滿載而歸。他們沒有領事保護，只好自己組織商會——因為鄉土觀念過深，所以分成廣東商會和福建商會——一切和法政府的交涉，都由商會的主席——稱為「幫長」的主持。凡是有一點錢的華僑，都肯捐資學校與祖國。可惜不爭氣的祖國，太對不住自己的兒孫，在海防的華僑，曾經受過幾次排華的大殺戮，祖國一點沒有替他們伸冤。我記得最利害的一次排華，幾千幾千的安南流氓，受了不知誰方的教唆，拿着木棍，鐵條，刀，槍等武器，闖進華僑住宅，見了華人，不問男女老幼，馬上打死，財物搶劫一空。法政府有幾萬憲兵和正式軍隊竟鎮壓不了幾千安南流氓！到後來華僑糾合工人和年富力壯的青年組織自衛團，和安南流氓對打，政府才出來干涉，很「公平地」繳了雙方的械，才算壓平了這一場大殺戮。死傷的華僑也就了，誰也沒替他們喊一聲冤。

事實上華人和安南人的感情很好，風俗習慣大致，相同：華僑過的是陰曆年，拜的是菩薩，清明要祭祖，重九要登高……等等，安南全都有。安南人穿的長袍，外形和中國人的大褂差不多，安南本來的文字，就是中國的方塊字，言語也是單音語，在政治上地位也差不多（這是照事實而說），決沒有互相排斥的可能，排華不過是受人利用罷了。

安南人有奇特的習俗，是以黑齒為美，黑得發光，便稱為美。街市上有許多專門替人將牙齒染黑的牙師。近年來風俗改變，摩登男女已經沒有黑齒了。然而安南人喜歡嚼檳榔，檳榔和烟草一樣，能使牙齒焦黃變黑，因此牙齒雪白的安南人，還不多見。

安南上等女人穿短至膝間的旗袍，裏面的長褲子很寬，直至腳跟。下等女人身穿乳兜，下身穿裙，內不穿褲。

安南女人的頭髮都很長，繞成圓圈用布紮在頭上，散下來的時候直披到腰際，晴天的時候常常看見兩兩三三的下等安南婦人披散了頭髮大家互助着來捉頭蟲，捉着了就放在嘴裏津津有味地咬嚼。頭上戴的是葵葉製成的大圓帽，直徑約有一尺，戴了晴天可以遮陽，雨天可以避雨，安南摩登男子喜穿西裝，有些只穿一件襯衫，像印度人似的放在褲子外面，半西不西的。安南摩登女子則像中國女子一樣守舊，不肯着西裝，多數穿着安南式的旗袍，這真是東方女子共有的特點。

安南受中國的影響很深，佛教和祖先的崇拜流行着，行多妻制，離婚很多。戲劇模仿廣東戲，而廣東戲又是京戲的變形。劇本多取材于中國的舊小說，其餘多數是才子佳人或落難公子中狀元等封建意味濃厚的故事。故事平淡之至一點藝術意味都沒有。

安南的文字本來是方塊字，文章就是中國的古文，後來經法國人將安南口語拉丁化，改稱「國語」，一舉而完成「白話文運動」和「拉丁化運動」，到了今日，安南新文字已代替了本有的方塊字，出版的報章，書籍，完全是新文字，識字的人很多，而認識方塊字的，只有鄉間少數老學究，和廟裏的和尚，道士或算命先生等罷了。

在民族自決運動高潮澎湃着的今日，外貌非常馴服的安南人，也暗中進行反對法國的革命運動。安南青年中左傾份子非常多，法國人民陣綫內閣時代，安南的共產運動尤為活潑。一直到人民陣綫內閣倒後，左派才銷聲匿跡。

然而不論左派右派，安南的革命運動，只握在少數智識份子手中，大部份的安南人，都混混噩噩地在過着奴隸生活，其迷信，守舊，無知，懶惰，污穢的程度，依然如昔，安南民族情形的複雜，更非少數智識份子所能把握得住，要談革命，恐怕要等亞洲民族全體團結起來時才可以吧！

煙 雲

華 光 陳

正因爲這是一段往昔的戀情，一段青春時期無邪的蘿蔓史；它不會隨如水的流年從心頭上洗刷去，相反的，每當夏的季節到來時候，一股不能抑止的力量，迫使我記憶起：那位年青的送花者，當我初戀之病，病在醫院中的那時；海濱的夏日的午後，海鷗飛翔着，浪花激起潔白的泡沫；啊！正是那天的午後，無情的白浪帶走了他，他就是這樣無聲無息的走了！永遠地去了！不，我不忍回憶！不，遺世者早說過：「人生本來就是個悲劇！」我不能不回憶起往日的情景！如一陣飄飄的煙雲！

是一個晚春的假日的早晨。燭光盪着點綴得那壽字蛋糕更加美麗，我梳好了頭髮，穿了一件特地爲了父親的生日而定做的白

色的長裙，經過再三的察看才慢慢的走到扶梯邊，下面便是會客室，一陣喧嘩的聲音傳過來，使我不自主的探頭向下面一看，突然發現下面賓客中的一位，拍頭向我看着，充滿了熱情似的，這哄起了我一陣莫名的炎熱，是的一級的同學，他有超人的成績，他更喜歡運動，體格壯茁地。

「他該是我們的親戚嗎？」思索中，我慢慢的跨下了扶梯。

「迦蘭！迦蘭小姐！」他很從容的跑過來，和我握手，這是出於我意料之外的，真使我有些窘，一剎那的難堪的沈寂，纏繞在我兩間。

他很熱誠的訴說了許多的事情，我們互相談着，笑着。

這一晚，我是失眠了，窗外呈現着的一片悲涼景色，那層層的涼風，朦朧的月亮，閃爍的星粒，都足以逗起我心頭重壓着的思潮；那黑黑的，凝注着充滿了熱情的眼珠，緊閉着的嘴唇；我不能安逸的睡着！我無論如何不能睡着，我披了浴衣，跳出了被窩，走到長窗邊，望着那無際天庭。我更推開了窗，走出了房間，憑倚着陽台上的石欄杆，陽台浴在迷濛的夜色裡，柔和和地。幻雲灼星也好像譁語着人間的癡情。

翌日，我被送到了醫院裡，在潔白的臥室中，我安靜地躺着。一夜的沒有睡着和整個上半天的高體溫，竟使我下午昏昏的熟睡

他是年青，柔弱而漂亮。他缺些什麼？快樂。殘酷地像一個陰影，無窮的渴望時時跟隨了他。

他在渴望什麼？……一件事，每件事！

×

夜鶯歌唱急促的調子，撫愛這玫瑰花蕊。顫動的聲音，如秋林的風，一直散佈到遠處。一切都沉寂，每一聽衆都忍住他的呼吸。繁星和明月，都被這歌聲迷住了。

但當夜鶯止唱的當兒，大地的柔和喘息——

「唉！傳遍了草木，直到繁星和明月，然後依稀的回答，消逝在遠遠的高原上。

每樣東西都在迷夢般的嘆息，這嘆息，隱藏了情愛的思慕。

夜鶯繼續在歌唱……歡樂的月色，籠罩了夜鶯和玫瑰。繁星出神的聽，露出了溫和的微笑，鼓勵這大自然的詩人說：

「歌唱！可愛的！歌唱！」

夜鶯醉心在她這小巧的顫聲裏，她是快悅地充滿了懇切的溫情。壓住了抖動的心房，向玫瑰訴說：

「甜蜜的！讓我只愛一次，

散 心 曲

· 徐 白 ·

呼吸你處女的芬芳，讓我浸沒了我的頭，在你這鮮紅花瓣的中央……」

夜鶯訴說着，祈求着，露着鬱悶，直到深夜。情調漸漸轉弱，她的哭訴含了不能滿足的期望。歌聲最後沉寂了，吐出一聲柔弱而深刻的「唉！」

無聊的年青人站在那裏，靜聽這夜鶯的悲訴。期待到她的歌聲停住了，經受這困苦失眠的終宵。

×

含着熱烈的期望，深入他

×

從那永久積着層層的厚雪，流下泉水來，他聽這山泉怒吼。從巖巖裏直下，穿過深處，和大圓石頂撞，水沫和浪花，瘋狂般的一陣又一陣。

川流何喘息？誰知道……自己也不會知道，從太初起，便這樣的沖擊。或者會消滅在海裏，在急流中，在疎散的淺沙上。

期望！

年青人不能再忍受這有力的渴望，它是對他太沉重了。於是他經歷這灰白的世界去求快樂。

×

許多許多次太陽升起又降下，白日和夜晚交替，年華似水的流逝。

×

靈魂的深處，堅決地他要捉住這癡心妄想。

老樹蔭下，綠草叢中，他日夜的躺着，伸張着手，注視這明朗的青天。

從何處飄來的微風，偷偷地飛過細枝，輕微地觸着葉子，顫動了尖端，帶着和平的淺笑。

×

樹身高大，樹枝堅壯，站着鎮靜不動。它吐出古時的幽靜，悠久的幻夢。當微風平靜地吹過時，怕驚動了這偉大的恬靜似的。

×

他經過許多村落，在許多中間的一個，因了他們日間工作的勞苦，他找到無知農民的酣眠。難透入的黑暗，包圍了可憐的茅舍，死一樣的沉寂。寂靜驚醒了懼怕，如此的平靜，使人聽不見吠聲。

「快活！你在那裏？」年青人叫。

沒有回音。

了。醒來時，人已覺得清楚得多了。發燒的體軀也涼得多了。室中充滿了昏黃的迷糊，一陣陣芬芳的花香送過來，使我陶醉在這氣氛裡，我驚奇的張開了我久闔上的眼睛，模糊的發現桌的中央的花瓶中，放着一束花，白色的花，我拭了拭眼睛仔細的瞧着，啊！多麼美呀！

傍晚到來，當看護小姐送晚餐進來的時候，我嚇嚇地探問他：「桌上的花是誰送來的？」

她微微的笑着說：「我也不知道得清楚，是茶房送進來的，說什麼姓劉名字好像叫惠：什麼！」

「是不是叫惠廉？」我又問她

「是的吧！」邊說邊笑，她走出去了。

一定是他呀！我心中默默的想着。

他的幻影又浮現在我的眼前了。當他送給我第三次的花凋謝後，我的身體完全恢復了原狀，脫離了醫院的生活，開始了我們粉紅色的仙境！

夏日已降臨了，雖然是早晨，也很有幾分暑氣了。微風輕輕地吹送着花草的幽香，我似醒非醒的闔上了眼睛，恬靜的躺在牀上，回憶着這幾日來甜蜜的境地，樓鐘壯嚴的坐在那小圓樓上，的塔的地度着它恬靜如水的歲月，壁間蒙塵的幾幅油畫，也特別顯得栩栩欲生。懶意困人，起床

竟已十點鐘了。我起身走至窗邊，推開了窗，窗外是一片蔚藍色的天空，魚鱗似的白雲，遠處飛來的雛燕徘徊在樹梢的左右，微風吹拂着我的柔髮，這富有詩意的早晨，是那樣的和穆，溫馨與甯靜！

突然一陣急速的鈴聲打破了這冷寂的氛圍，我拿起了聽筒，知道是他，他告訴我下午他將參加一個比賽會，希望我能陪他去。

下午，我選了一件藍色的紗旗袍，藍得像深處的海水，和一件純白色的短外套。炎陽燒着郊外的石子路，蟬兒在柳樹上高唱着夏之曲，在里餘的的目的地的途上，我們談着，笑着。

盛大的游泳比賽開始了，經過一陣劇烈競爭，他終於勝利了。

觀衆與競賽者如潮地退出了海濱，各各踏上了歸途，由于他的過度疲勞，我們暫憩在沙坪的一角。天氣更熱了，碧藍的天空中，浮着幾朵乳白色的雲，一雙水鷗掠過了頭頂，沙沙的望水面上飛去，我們坐在沙灘上，望着迎面湧來的白色的浪花。我優依在他的身旁，我的頭枕在他的胸懷裡，軟綿綿地，他的手撫在我的肩上，他的語調盪漾在我的耳邊，像銀鈴似的，斷斷續續的震動着。

「迦蘭！我忘不了你的一切，你的可愛的臉，你的水波似的眼：：：都已深深的印入了我的心中：：：」

他說着，我微笑地點着頭，他

他走近一間茅舍的門，他的心愈跳着充滿了朕兆。一會，他聽到這門外有暗泣的呻吟，和失望的長嘆。這必是「快樂」的泣聲！在這深夜慘淡的茅舍前面。他繼續經過池沼，河流，山谷，甚至登過高山。

×

那邊有羊羣在草場上。濃厚短小的野草上浮着朝露。和風緩緩地吹在羊羣身上，泛了波縐。牧羊人，年輕。他坐在岩石邊玩弄號角，低微而和軟的歌調像是撫愛最先的日光，夢幻像年青婦人的媚眼，從他眼角流出，然後爬過柔軟的草，尖峭的山岩，和密密的森林。

「……」

「你曉得快樂麼？牧羊人。」

「快樂？在我們山裏，我從沒有遇到她。你所看到的，此地只有我和我的羊羣，雪和霧……快樂當然不是山神；每一個人說：在那邊——遠處——

的眼光慢慢的移動到我的嘴唇邊，忽然他的兩臂緊緊的摟住了我的，他的頭漸漸的俯下來，直至他的嘴唇碰着了我的嘴唇……：：：就在這興奮的一刹那，我激起了少女的自尊，我開始感到恐懼，長蔥，我半嗔半怒地逃開了他，我

遠處，你看見麼？那邊有一所美麗的城。或者快樂住在那裏……：：：我不知道……：：：我從沒有到過那裏……：：：」

×

年青人帶着異常的奢望，下山來向這奇怪的城奔去。巨大的建築，廣闊的街道，戲院，舖店，花園，……：：：一切都浴在耀眼的光輝裏。富有光榮和奢華……：：：

從一座戲院的窗隙裏，出神的觀衆正在譽讚一位女伶，甜蜜的歡呼中，那女伶舞着，跳着，像快樂真在她後面。他想像着：她頹然的倒在椅上，失望搖動的雙臂，而且憂慮地悲哭，當觀衆歸去，覺得自己像一頭牲畜似地被牽在台上的時候……：：：

很長久的時間，他搜索這裏的拒人親近的峻嶺幽洞裏的春天，溪流盡處，茅扉半開，他懷疑這位老人是個遁世者。「曉得麼？長者，快樂住在

×

隱藏在沙坪遠處的矮樹邊，遺下了他；他伸展着四肢，面朝着天，懶洋洋地，睡神侵襲了他，怒潮開始在他臥處的近傍咆哮，風雲也似乎不很甯靜了！啊！啊！我不能想像：「或則你是太倦了，心弦失去了緊張，為什麼你不

那裏？」

「快樂是一個超凡的詩境！快樂也隨伴着青春；當青春消逝了的時候，快樂也像一瓣褪了色的桃花……：：：或者說快樂就是黎明，當你意識到子夜的杜鵑，是歡呼着第二天的早晨……：：：」

×

年青人於是動身，疲乏的，在他長期的旅行以後。世界的別離，他的靈魂是希望和期望一樣長成。

他想走出這迷人的幽谷。

濃厚的霧從遠處升起，下面的急流狂叫怒號，含糊的沖擊的回音從低處聽到。在死的空氣裏，充滿了恐怖和寂聊。這一切的一切，並不會驚駭了他。

只是空虛的心靈，心靈上振盪着夜之古利的寒風，他喃喃着：快樂是什麼？他記起了老人底古語：「快樂似黎明，快樂也似一瓣褪色的桃花……：：：」就在這一刻那中他了解了夜鶯的歌唱，山泉的沖衝，古樹神祕的浩歎，牧羊人柔和的角聲！

會如活潑的海鷗那樣飛了回來？為什麼你不曾如海鷗那樣探起頭來游了回來？」

這是命運嗎？命運之神帶走了我青春裡的春天，我不堪回憶起那個慘淡的午後是怎樣溜過去了的！



我走在久別的故鄉的石子路上，春風陶醉了我的心。孩提時候的景像，不時起伏着記憶之潮，尤其是三姑母對我的

一片慈祥彷彿還在眼前。可是三姑母現在竟已自願入了空門了！這是一個意外的消息。姑夫的死亡，難道傷了她的心到如此程度嗎？——我在想。

已經走到白雲庵的黑牆門之邊；我却躊躇着不敢推進去。我怕是一旦看見了三姑母的光頭時，怎樣才能壓止青年人忍不住的狂笑呢？

但我終於進去了。

晚餐的飯香從廚房裏冒出來，天井裏，夾竹桃報道着盛春的光臨，客室中的古式家庭化的陳設，似乎一切都像「入世」的，簡直不像我理想中的「空門」那麼枯寂。惟有靜聽佛堂裏托托的木魚聲，總算還使人領受了一點宗教的氣息。

三姑母，如同五年前一樣，

我呆看着她，這些都使她不解得很。

三姑母的臉上露出了驚喜的光彩。

「啊！是百益！竟是這麼高了！剛在一陣昏，幾乎不認得是你。你已經回家了？」她說。

「是的，昨天回來的。母親叫我過來拜望三姑母。」

我一邊回答，忽然醒悟我應該站起來。

這時候老媽子送上了一杯很好很香的茶。但是我却已經不能被茶所吸引。因為在同時，我聽見了一陣歌聲從對面的廚房裏傳過來，而且是圓轉的女高音的獨唱，振盪在偏僻的尼姑庵的一角裏，就顯得更不平常了。

三姑母剛坐下，又興沖沖地出去——她忘了帶一串念佛珠在身邊。但代替了三姑母消失了的背影的，忽然是一張女孩

她踏着幽嫻的步子跨進了客堂，不過兩眼之間的確顯出一點蒼老和悲哀而已。更奇怪的是三姑母的裝束

：竟並非剃了光頭，仍舊平平常常地梳了一個髮結，並且是與普通人毫無分別地，穿了一身的「便服」！

我喝着茶，這些都使她不解得很。

三姑母的臉上露出了驚喜的光彩。

「啊！是百益！竟是這麼高了！剛在一陣昏，幾乎不認得是你。你已經回家了？」她說。

「是的，昨天回來的。母親叫我過來拜望三姑母。」

我一邊回答，忽然醒悟我應該站起來。

這時候老媽子送上了一杯很好很香的茶。但是我却已經不能被茶所吸引。因為在同時，我聽見了一陣歌聲從對面的廚房裏傳過來，而且是圓轉的女高音的獨唱，振盪在偏僻的尼姑庵的一角裏，就顯得更不平常了。

三姑母剛坐下，又興沖沖地出去——她忘了帶一串念佛珠在身邊。但代替了三姑母消失了的背影的，忽然是一張女孩

子的面孔在客堂的門後探望着，端正的面孔，有着一雙烏黑的眼珠子，可是只有瞬息地一現，便當即縮回去了。

於是，坐在僵硬的，烏木的大椅子上，我開始了一種莫名的「不安」。三姑繼續瑣屑地向我問短道長，以及殷勤地請我喝那杯清茶，我都「心不在焉」，含糊應付了過去。我覺得這真是一個謎，並且很武斷地在替一陣歌聲和一張面孔相稱地配合起來了。

幾次想問三姑母，又覺得未免有點唐突。一直挨到了吃飯的時候，我便被三姑母邀請到佛殿後面的水閣裏去。

這兒果然出現了那張面孔以下的全部修長的身材：天藍色的旗袍，白色的帆布鞋，烏黑光亮的頭髮上打着兩個天藍色的結——這是誰呢？

幸而三姑母替我介紹了。

「這位是蘇雲小姐，我的門徒，到這裏只有半年呢。」三姑母笑着說。

她向我點點頭。而我又作了第二次的「呆望」。

三姑母邊吃邊說：

「我們除了老媽子，就只有兩個人，蘇小姐很聰明，將來我老了，我要讓她來做主持的。不過我還想添幾個門徒。」

「還要增添？難道禁閉了個人的青春還不夠嗎？」我在想，當然不敢發表出來，但是對於「既然出家，何不剃頭穿長領衣」這個問題，是可以提出的：

「三姑母，我總好像覺得這裏不是庵堂，就是你們的衣服也……」

她們都笑了。如今我才知道所謂「庵」，其實有兩種，像這種「家庵」是專供「純修行」者居住的，並不出門唸經「營業」，所以也無需什麼特殊的出家人的「裝扮」了。

爲了最後我鬧了這麼一個無知的笑話，大家都在餘笑中結束了這頓飯，大家都覺得很高興似地。

在家中，月亮已代替了晚霞。但是我望着月亮，在那個輝輝的圓月之內，依然存在着那兩頰的紅暈，那夢似的眼珠依然盯住了我，那頭髮，那兩個天藍色的結，還有她那那種淺淺的輕笑……我實在太恍惚了，我覺得自有生以來，我是從未這樣的恍惚過的。

因爲，有一個似乎嚴重的疑問盤結在心頭而百思不得一解：爲什麼像她如此活生生的人偏要住到坟墓裏去，與三姑母同樣過着灰色的日子？假定是她自己要去吧？我畢竟找不出一點庵堂裏足以使她流連的東西。

「謝謝！」我欠了欠身，並且鎮靜着自己。

「請坐一會兒，師父快來了。」

西。但又是誰要她去呢？世界上想來也決不會有這樣硬心腸的父母，竟肯把他們出衆的女兒輕輕地埋沒掉吧？

這個疑問使我當晚失了眠。第二天，我納悶着。

直到第四天的上午，庵裏的老媽子來了。她來的目的是請我再去：今天三姑母特地備了許多素菜，以補足上次匆忙間的簡陋。我真是如同犯人獲得了大赦一般，但同時却又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那是十分矛盾的，我相信，差不多每個年輕人都不免有這種矛盾的心。

這真是江南的春天！風吹來一陣陣的倦意，一陣陣的煩惱，泥土氣中夾雜着菜花的香味。我有點怕，又有點喜：怕的是又要看見那雙驚人的眼睛，喜的是我今天可以解決了我的疑問，但是……我又不願往下想。

我又重新坐到那隻硬的黑椅子上，却到處不見三姑母；老媽子忙着燒菜的事，送茶來的剛巧是「她」。

「謝謝！」我欠了欠身，並且鎮靜着自己。

「請坐一會兒，師父快來了。」

這是第一句她與我的交談，雖然是一句客套語，但這句話却引起了我不窮的感觸：「師

「父」！這類乎是種諷刺，又好像是警告我說：「我是出家人啦！莫再偷偷地望我吧！」我很無聊。本來有千言萬語想跟她傾談，可是現在又噁住了。

幸而三姑母打破了這沉悶的空氣，她從東面的竹園裏採來了許多新鮮的竹筍，見我已到了，笑着說：

「老是呆坐在這裏嗎？出去走走也是好的。竹園旁邊的池裏魚很多，去看看吧。那些魚都是別人放生來的，但不能去釣它們，蘇小姐，你陪百益隨去看看，我還要到村裏買一點醬，我想用醬來清燉竹筍，百益是喜歡吃的。」

我們纔得到了一道命令似地機械地走動了。她在前面，我在後面。提起了咳嗽，我才真的聽見了她連咳嗽數聲，我想大概一定是傷風的緣故。

我們穿過了竹林，竹林的顏色會使人想去翡翠的蒼鬱的，大自然在這裏展開了誘人的媚笑：一切的隔膜，一切的虛心，甚至於一切的怯弱，都被帶着花香的風吹散了。我們幾乎已變成了多年的知己，滿不在乎地坐在池邊的青石上，一種簡直是久別重逢的神態竟充滿在微笑裏了。

池裏的確有很多的魚，大小不一。擲一塊小石子到水面上，它們也並不十分驚避，因為它們是從來沒有人去捕捉的。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道：

「要是有一根釣竿就夠味了！」

「師父不是說不能釣嗎？要釣，外面的河裏儘多着呢！」

「啊，真的——我忘記了！」我很懊悔我不應該拆穿了這個池的特殊性質，同時也覺得很抱歉，我又支吾着：

「記得小時候我是很喜歡釣魚的。」

我極力要想把話題轉到另一面去。突然，我看一隻黃雀從竹梢頭飛向柳樹枝上來，這叫聲使我立刻想起了她的歌聲：

「蘇小姐是善於唱歌的？」

「不一定，有時無聊得慌，亂哼幾句，解解寂寞吧了。」

我繞得遠遠地問道：

「蘇小姐從前在什麼地方唸過書？」

如是她，我們沉默了好幾分鐘。

「我們還是到那條小河的邊上去吧！在那兒我們才可以看見許多自由自在的魚啦！」她說。

她很快地就又回復了她的活潑，她笑着，跳着。飛出了板橋門，像一隻幽禁的小鳥飛出了籠子一樣，嘴裏哼着歌，直奔回小河的岸邊去。我們選擇了一個如茵的草地，重新坐下

了。

快進來吧，大概午飯也就快開了。」

我茫然，緩慢地移動着我的身子，春天的陽光不是依舊眩耀着嗎？但佛殿裏是陰沉沉的，喉嚨也已經不是哼着歌，而只有喃喃唸佛的調子，伴着木魚的笨拙的節拍罷了。

到家只有短短的一個星期，學校的信却已經來了，並附着我的被簽署的畢業文憑。而且還有一封校長的親筆函件，告訴我已經替我謀得了一個職業，地方是在長江之北的淮陰。

校長並命我務須立刻動身，那邊的事，已經完全接洽好了。

父親以及全家的人彷彿都很快樂。獨有我，對於馬上就要動身這件事，深深感到遺憾。

當天我就到白雲庵去。意思是向三姑母告別。

這是下午，三姑母剛巧又到村裏去了，蘇雲獨個子在廚房中，看見我來，便即刻奔向廂房。我不曉得她要做什么，等她回來時，才見她的手裏已多了一根細竹竿。這是一根已經連了線，已經裝上釣的釣竿。

她輕聲向我說：

「要釣魚嗎？我們一同到河邊去！我知道你會再來，所以特地偷着做成了這根釣竿——去吧！」

茵艸依然碧綠，楊柳依然飄飄，春風送來的却是淡淡的哀愁。我始終釣不着一條魚。

「讓我來釣！」

她搶去我手中的釣竿，很不滿意於我的釣魚術。我也明知她是一團的高興，可是殺風景的話語無可奈何地在我的口中吐了出來：

「明天我要去了。」

「要去了？就怎麼幾天在家裏又要去了？」

釣竿滑下在岸上，夢似的眼睛裏打着許多驚奇的問題。

「我要青江浦去——我有了職業。以後大概很少有機會能夠回家。」

「那是好極了！一個人有了職業該是多麼有趣的事呢！」

她望着天邊，遠遠地望着。這是最後的一個機會，我也顧不到什麼，我終於發問了：

「我可以知道你為什麼才到這裏來的嗎？」

那是無疑的我，只好殘忍地看着她第二次不快的臉色。這次更加上了一串淚珠滴濕了她青色的衣襟：

「十九年無愁的光陰是不能喚回來了！她說，「自從家裏經過了一次搶劫以後，母親便



(她瞬息地一現便縮回去了。)

友 文

由驚嚇而死去了。搶劫不能使一個擁有一千畝田地的小康之家立時貧窮下去，但母親的死是我們全家的致命傷！因為父親變了，他變得很顛倒：嫖，賭，抽煙……家產不到一年便流入了別人的手裏。」

她揩了揩淚水，又咳嗽了一次，然後繼續道：

「是去年，正當我畢業的秋季，連僅有的一幢屋子也被他賣掉了。那時候我剛十七歲，我想可以去做工，或者去做一位看護，但是，最後被賣的東西却不料竟輪到了我……」

他要把我賣給城裏的一個富紳。爲了這件事，我曾經上過吊，我曾經投過河，我曾經脫逃了又被他找回來。最後，是你三姑母聞得了這消息，她付給了我父親相當代價，便把我救了出來。」

但這樣的救法難道可以恆久的麼？她雖然已從火坑的邊緣被拖了出來，但她又被丟入另一個與世隔絕的深淵中去了。我問她：

「你願意以後永遠這樣生活下去麼？」

「這有什麼辦法呢？你三姑母到底還是我惟一的恩人，我是應該忠實的報答她的。」

「你不想離開？」

「我不想離開。」

「不，你可以離開，你必須離開！讓我向三姑母請求，至少，你可以住到我母親那兒去，母親需要像你這樣一位姑娘！」

我激昂地立起來。我覺得第二次救我的人應該是我，所以我毫不遲疑地向着板牆門啟步了。

可是她拖住了我的衣角，她不放我走，並且再讓我平心靜氣地坐下。她告訴我這是決定不能夠做的。因爲我們處在不能不新的社會裏，迷信地說來，她一跨進那扇板牆門，早已頂着一個與凡人有異的名目了。她是不能夠再從板牆門裏跑出來，跑到任何一家人家去的；即使有人可以寬容她，但可畏的人言是斷不會寬容的。

我很慚愧，我竟是這樣的軟弱！最後我請求她：

「那末，讓我與你常常通信吧！」

「這也是萬萬不可能的！」她說了一半，聰明的眼睛看出了我的絕望的神情，起初是我想安慰她，目前是她來安慰我了：她取出了一封鉛筆，並在地上找出了一片紙頭，寫上了一個地址交給我，說：

「我就這樣好了，如果你有信，寄到我的同學李梅蘭家裏去吧，她會給我送來的，好嗎？」

我像一個賭氣的孩子，由于痛恨這個社會，以致有點遷怒於三姑母的模樣，慢吞吞地向她告別：

「我還有許多行李要去理一理。請轉告一聲三姑母，我已經去了。到那邊，我會很快給你信的，再會！」

「那末，再會了？祝你平安！」

我又回過了頭，在她修長的面上作最後一次巡視，想要從她那兒帶去一點什麼似地。

「傻子！難道你從此不回家嗎？要不要拿這個釣竿去？」她玩皮地笑着。在如此一個局面下她竟運用了輕鬆的手腕處之泰然。

攜了六七件行李抵達運河之邊的淮陰，那根修長的魚竿是我寶貴的行李之一，因爲它能使人想起那修長的身材來的。我發覺除了對她同情，對她憐惜以外，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老是向着她，但那天我爲什麼不表露一點呢？我很後悔，我恨我自己太胆怯，太懦弱。假使我站在進一步的立場上去拯救她，她或者會欣喜地接受的吧？我因此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她，我盡心地傾露了我的衷言在白紙之上，我把一線希望交付給了這封信，我勇敢地

寄出了它。

回信果然是有的，但是她這樣寫着：

「我也何嘗沒有看出你整個的心！不過，一年來的遭遇，已使我變成了一個宿命論者，我相信我的命運是已經注定了的。」

十分感謝你的熱忱，但我仍舊不能接受你的好意。宇宙是廣泛的，世界是複雜的，留心你的事業是聰明的行

起了我的釣竿，坐在運河岸邊。再也不能讀到她的覆信了！我痛苦地待了一年，直到春天又回到大地，正是江南的夾竹桃吐蕊的時候，我無意中接到了三姑母的信，可是春天却很快就失落在展開的信紙上了：



(他倆哀怨地話別了。)

徑。區區一個我，怎值得你去戀念？

自你去後，桃花謝了，春將去了。反正我的春天是早被囚禁着，任它去吧——我是沒有春天的！

近來我咳嗽得很厲害，大概是病了。以後恐怕不能多寫信。再見！」

「可憐的孩子，你已經遲了。這幾年，我專心於我自身的懺悔與修行，竟忽略了你們年輕人的心境了！」

她已經安詳地死去。我救了她，我又害了她：悵鬱使她患了肺病。在她死前我才發現了你寄給她的幾封信。

我允許她把她的紫色髮結帶給你，她於是微笑着瞑目了。

從此我再也不願做這種殘酷的醜事，在我的生命史上現在已反而增加了一層罪惡，就讓我默默地，獨個人悔過吧！孩子，請原諒我！慈祥的三姑母向來一切都依順你，你要什麼，我從來不加嚴斥——只有這一次，唉！我忽略了！」

我無言，沒有笑也沒有淚，輕輕把那根竹竿安放到底下，去，我不想再看見它。



只有謝公館裏的賓客們才許享有，被摒在門外的閒人們是看不到的。

客廳裏，男賓們在作揖握手的周旋，女眷們則有的在勾肩搭背，有的在深深的萬福，嘻嘻哈哈笑聲充滿了每一個角落。

謝公館裏的房間是很多的，這時每一間房裏差不多都被賓客們佔了，但也有人跡少到的地方，那是只有特殊嗜好的人纔歡迎的吞雲吐霧的所在。這裏祇有兩個穿長袍馬褂暮氣深沉的客人面對面的躺在一張湘妃榻上，讓一副精緻的白銅烟盤把他們隔開着。

「友翁，我比你出道得晚，不大清楚當年的幾位大好的歷史，到底這裏的主人謝惠卿怎樣穿着一身竹布長衫到上海來，憑着赤手空拳掙下了幾千萬的家產，請你告訴我好不好？」

被稱做友翁的魏友亮這時正很起勁的抽着煙，口裏被煙槍塞着，沒有答話的餘暇，直到呼嚕了最後的一口，方始放下煙槍，拿起煙盤前的小茶壺來喝了一口茶，舒了一口長氣，望着對面的錢志行說：

「志翁，這事告訴你是打緊，不過你千萬不可對外人說，要是傳到了謝惠翁的耳朶裏，追究是誰放的風，那我可就吃不消了。」

「這是當然的，我那裏會去對外人說呢，友翁，請放心，快說吧！」錢志行正從煙缸裏挑了一撮煙土，要放到煙燈

上去燒，爲了急於要聽魏友亮的話，竟把手停住了，而裝出一種洗耳恭聽的神氣來。

魏友亮又喝了一口茶，潤了潤喉嚨，方始笑微微的說道：「現在大家都知道謝惠卿是紗業巨頭，其實當他初來上海時，不過是在一家紗花號內當一名學徒，因爲他爲人聰明伶俐，很得老板的信任，學生意學了不滿兩年，就擢升了代理人，在檯面上「伸手」，這在他當然是很倖運的事，論理他應該感謝老板的知遇之恩才對，誰知他反而趁此機會，拚命的在檯面上撈錢揩油，吃老板的額子。本來代理人吃額子並不一定會賺錢，但他眼光厲害，吃下來的額子總有七八成把握，所以老板一天天的倒臺下去，他却一天天的得法了，最後索性脫離了他所服務的那家紗號，自張一軍，買了一塊經紀人的牌子，自己開起一家紗號來。」

「想不到謝惠翁竟是這樣發跡的，不過單靠吃吃老板的額子，就算能夠自張一軍，也不見得會掙下千萬家私的罷，到底他怎麼會有這樣大發展的呢？」

「你不要打岔，聽我說下去就明白了。那時正是民國初年，中國的紗廠事業還在萌芽時期，國產只有手搖紗，布類原料都要仰給印度紗，在上海經售印度紗的洋行雖然有四五家，但能夠承銷的華商則寥寥無幾，謝惠卿既然不懂外國話，和洋行又毫無聯絡，本來沒有做買辦的資格，可是因爲他善於結交朋友，和一位在洋行裏很兜得轉的源大紗號經理胡介玉結識上了，胡介玉是能向洋行

裏直接訂貨的，謝惠卿也常常從他手裏拆幾包棉紗來，做做現進現出的交易，賺幾個規定的佣金。這樣，日子久了，他的胆子漸漸大了起來，竟有鑽進洋行訂貨的雄心，和胡介玉商量之下，居然竟向洋行裏訂下了幾萬包鉅額的棉紗。」

「他這筆定銀是從那裏來的呢？」錢志行好奇地問。

「這就沾了承銷人不少的光了。當時向洋行裏訂貨，全憑信用，不收一分定銀，不過也要碰額角頭，因爲市價的漲跌是沒有一定的。當時棉紗的漲跌，是每天跟着匯票和洋花的上落爲依據，洋行訂紗的規矩，常常在貨還沒有裝到上海以前，先已作價定出，期限一月或兩月，出貨時，不論市價漲跌，都依照契約行事。他們剛把這幾萬包鉅額的棉紗訂下來不久，無巧不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便爆發了。」

「哎喲！那謝惠翁不是要大大的虧本了嗎？」錢志行忍不住在大腿上猛拍了一掌說。

「慢着，各人的眼光不同，我不是和你說過，謝惠卿的眼光是很厲害的嗎？當第一次大戰剛剛發生的時候，因爲時局動盪不安，匯票放長，洋花狂跌，棉紗行市也跟着起了鉅大的跌風，胡介玉已經在那裏暗暗叫苦，深悔不該訂下這樣一批鉅額的棉紗，不時在謝惠卿面前顯出要悔約的表示，可是謝惠卿却認爲戰事爆發，棉紗是進口的必需品，上海存底又薄，一旦船隻被阻，大可以操縱一下，所以起初幾天的跌風，他覺

得熠熠生光。

門上，有紫着的艾葉和蒲劍懸空飄蕩着，表明這天正是時令中的所謂端陽佳節。

可是人們似乎都沒有注意到這門上的時令的點綴品，大家的眼光都被門內的熱鬧狀況所吸引住了。

門外，不時有人在探頭探腦的張望，並且互相低聲詢問着：

「謝公館裏在娶新娘子嗎？」
「不，是他們的係少爺做週歲哩！」
空氣裏，有嘈雜的鑼鼓聲傳出來，熱鬧精彩的堂會戲正在開場，可是這眼福

得毫無關係，就怕時局急變，貨色不裝到上海來，洋人打官話，要等時局平靜後再交貨，那時又是一番局面了，所以他只是向洋行裏催裝貨，洋行裏鑒於時局嚴重，急於卸責，也不住拍電報去催裝。畢竟謝惠卿的運氣不錯，隔不多久，他們定下來這一批鉅額棉紗，居然分做三四批運到了上海。貨色運到以後。

謝惠卿不用說是滿心歡喜。好笑胡介玉的眼光真正短淺，他還在那裏怕棉紗跌價，謝惠卿便老實不客氣的把他名下訂定的貨也吃進自己手裏來，一面又在暗中抬價搜羅小字號裏的零星手貨。這時洋行裏因為遠期貨風險太大，已都一致停做，棉紗局勢，差不多成了他謝惠卿一人的天下。到得第一次大戰爆發以後，棉紗進口來源斷絕，貨價飛騰，行市日漲夜大，謝惠卿更加居奇，拚命捏住了貨色不放，一面又在匯票上做套頭生意，兩面都大獲其利，等到把這一筆額子結束，他的財已經發足了。

「咳！這真是時勢造英雄！我們不要說沒有謝惠卿那樣的運氣，就是有，時勢不同了，也發不了他那樣的大財！」錢志行不勝感慨的說。

「不錯，真是時勢造英雄，中國的民族工業就在這一次歐戰的機會裏抬起頭來，盛杏蓀首先在上海創辦紗廠，謝惠卿趕快跟進，也獨資創辦了一家紗廠，從此他的事業便奠定了基礎，以後一帆風順直到今天。」魏友亮這樣結束了謝惠卿的歷史，似乎說得有些口乾了，拿起小茶壺來又喝了一大口茶。他的話匣子一經打開，好像有些不願意就關上，

正想繼續告訴錢志行一些關於謝惠卿私生活方面的秘史，忽然房外起了一陣腳步聲，一個三十多歲的人大踏步走進房來，笑嘻嘻的向他們說：

「你們躲在這裏吞雲吐霧，好快樂！外面已經要上席了，還不趕快出去嗎？」

進來的人不是別個，正是這天做週歲的孩子父親，謝惠卿的大兒子謝伯達，他的出現使得躺在榻榻上的兩人不約而同的同時跳起身來，抱拳作揖的說：

「大少爺，恭喜！恭喜！」

魏友亮畢竟會周旋，很快的又加上說：

「真是不敢當得很，我們老實不客氣的在這裏抽煙，已經像是惡客了，怎麼還敢勞駕來請。」

「好說！好說！」謝伯達滿面堆歡的

回答着，他的心裏顯然非常快活。

錢志行似乎在謝伯達身上存在着莫大的希望，他把身子湊近一步，帶幾分諛媚的神氣，低聲說：

「這幾天小號裏頭寸札得要命，恐怕無法安渡這個節關，不知道大少爺可能設法通融通融？」

謝伯達的面孔登時一沉，也搖搖頭說：

「現在銀根緊得很，對不起，實在沒有辦法！」

錢志行碰了個軟釘子，面皮不由得變成了猪肝色，幸虧謝伯達說完話就走出房去了，他才得鬆了一口氣，可是魏友亮却又在在一旁含譏帶諷的說：

「志翁，你怎麼這樣不識相，竟和他

通融起頭寸來？他有錢，他寧可自己做生意，玩女人，你頭寸札不札，干他屁事！」

錢志行很難為情般在室內踱着方步，瞧瞧外面沒有人，不禁輕輕歎息了一聲說：

「咳！這纔是為富不仁！」

為富不仁的謝伯達這時已經走遠了，他並沒有到外面大廳上去招待賓客，却回到他自己的內室，因為內室裏有一個他心上牽掛着的人物，這個人，不是他的少奶奶，也不是剛週歲的公子，而是新僱來的乳母黃秀英。

「想不到當乳娘的人，倒出落得比人家的少奶奶還漂亮！」謝伯達一面走，一面想着那新僱來的乳母的姿色，素來有些色迷迷的他，這時更不禁覺得渾身淘淘的了。

內室裏非常熱鬧，生出來剛週歲還不過兩尺多長的孩子，被打扮得花團錦簇的，面頰上搽了粉又搽胭脂，胸前掛着金鎖片，手上腳上都戴着黃澄澄的金鐲

，抱在乳母的手裏，像煞是個活寶貝似的，身邊圍繞着一大圈的人，都是來賀喜的女眷，大家嘖嘖連聲的贊歎着，有的說他天庭飽滿，地角方圓，將來一定不是池中物，準會把祖業更加發揚光大起來。

在這一剎裏，她們彷彿都學會了看相，都斷定這孩子將來的福命一定非常之好，其實這正可以用不着她們多說，孩子在有幾千萬家產的謝公館裏，他的福命還會有不好的道理嗎？

謝伯達瞧着內室裏擾亂的情形，不禁微微皺了皺眉頭。不單是他覺得不耐煩，就是抱在乳母手裏的孩子，也似乎有些受不住這許多人的眼光，突然張開口，「哇」的一聲哭了。這一哭，使得圍着看的人都不免有些掃興，乳母黃秀英慌忙解開衣鈕來，喂乳給孩子吃。謝伯達瞧着她那肥白豐滿的乳峯，不由涉及了遐想，兩眼死盯着不放。黃秀英偶然一抬頭，覺察了，臉上不禁漾起一絲羞紅，連忙背轉身去，避開了他的注視

上海靜安寺路九三四麥特赫斯脫大樓三樓A

山岡醫院

外科、皮膚科、性病科、痔瘻科
內科、兒科
醫學博士 山岡浩一郎
醫學士 山岡幸三郎

電話三八一六七 夜間急病用三一七二二

謝伯達覺得沒趣，只好把眼光移到室內的女眷們身上去。女眷們來吃喜酒，事先當然都會經過一番打扮，正所謂佛要金裝，人要衣裝，在謝伯達眼裏看來，瓊肥燕瘦，極盡妍態，似乎個個都比大小奶奶陳玉芳長得美麗，可惜她們都是他的親眷，又都是些有夫之婦，不容他起什麼妄念；同時他也覺察到他留在這室內裏，很使那些女眷們感覺拘束不安，祇得暫時歇下他的邪念，逡巡地退出室去。

剛走出房門，眼前便有一個花蝴蝶似的影子一閃，謝伯達一見就認得是他的影小姨陳淑芳，不禁心花怒放，連忙搶前兩步，和她走得並肩的說道：

「淑妹，已經快要上席了，你還要到那裏去？」

陳淑芳回過頭來，見是謝伯達，她對這位市儈氣十足的姊夫，素來是沒有什麼好感的，這時見他說出來的話頗有干涉她行動的意味，不禁勃然變色道：

「你管我到那裏去？難道不成在你府上就要受你的管束嗎？」

「豈敢！豈敢！言重了！」謝伯達惶恐地，連忙解釋說：「我就有着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管淑妹的行動，我不過隨便問問罷了。現在堂會戲正演得熱鬧，淑妹是不是打算去看戲？」

陳淑芳的容色稍微溫和了些，但還在搖着頭說：

「誰高興去看戲，那種大鑼大鼓的，吵得人頭都昏了！」

「是！是！」謝伯達不禁接連這麼應

了兩聲。

陳淑芳瞧着他點頭默腦的模樣，止不住嘆味一聲笑了。她這時心裏倒有幾分過意不去，覺得不應該如此不給人家面子，所以雖然沒有再說什麼話，却也自動的把脚步立住了。

謝伯達面對着陳淑芳，一顆心不禁卜卜的跳個不住，他對這位小姨，很久就懷有一種野心，覺得她比她的姊姊美得多，尤其是那種女學生的打扮，似乎別有一種美點，為他平時所少接觸到的，所以第一次見面，他就存了個得隲望蜀的念頭，他起初以為凡是女人，大都虛榮心重，愛好金錢和享樂，而這些却正是他所具備的優越的條件，他正不難藉此來引她上鉤。不料這位陳淑芳小姐却與普通女性不同，凡是他所認為優越的條件，恰正是她所最看不起，因此他每次追求的結果都只是徒勞，但他仍舊不肯死心。

這時也正是如此，他仍在無望中寄託着希望，同時更竭力從無話中找出話來。

「淑妹，你這個暑假不是就要畢業了嗎？」

「是的，難為你倒記得這麼真。」陳淑芳說着，忍不住笑了。

「畢了業，打算作什麼事呢？」

「這却還沒有定。」

「我代你介紹一個職業好不好？」

「謝謝你，你代我介紹的職業總不外乎做花瓶，可是我最討厭的就是做花瓶。」

「陳淑芳冷笑了聲說：

謝伯達雖然遭了奚落，却仍不灰心，

正想再找出些什麼話來說，可是，就是這當兒，大小奶奶陳玉芳出來了，她一看見他們兩人站在一起，臉上登時罩上一層濃霜，一面招呼陳淑芳進去坐席，一面又帶些斥責意味的對謝伯達說：

「外面客人們都已經在坐席了，你還不趕快出去招待，儘在這裏扯淡些什麼？」

謝伯達沒奈何，只好垂頭喪氣，一步懶一步的把脚步移到外面去。



(小公子當着賓客面前舉行「抓週」)。

他所陪的是中間一席，這一席上所坐的賓客，多半是上海灘上有名的闊人富商，地位和謝惠卿不相上下的，要不然也夠不上他作陪。客廳裏每一席上都充滿了談笑聲浪，只有他們那一席上，似乎爲了要保持相當的尊嚴，反而顯得鴉雀無聲。

謝伯達就在這時走到了客廳上來，席上的賓客們都和他認識，除了中間那一席外，差不多都在向他招手，請他過來坐，無如每一席上都已沒有空座，他只好滿面陪笑的向那些起身讓座的人說着：

「請坐！請坐！不忙！不忙！不忙！不忙！可是畢竟被魏友亮拉着在他們那一席上坐了下來。」

和謝伯達同席的多半是些吃投機飯的朋友，應酬交際是他們特有的能耐，所以在他們這一席上，談笑的聲浪較其他席上更高。所談的話大都三句不離本行，跳不出投機囤積的圈子，這時因爲華股市場已告復業，許多做

股票生意的人大有彈冠相慶的神氣，話題也都集中在股票上面。

「近來許多大價值老股的市盤越做越低，反之，那些小票面新股的市盤却越做越高，這光景倒也邪氣得很！難道那些大公司大紗廠的資產，反而及不上那些股票還是剛上市的新公司嗎？」說道話的是個剛在股票上失敗的多頭朋友，他一面憤憤不平地說着，一面却用含敵意的眼光，死盯着同席的一位股票公司

外面客廳上已經擺下了七八桌酒，賓客們都已入席，黑壓壓的滿是人頭。謝公館的主人謝惠卿也在席上陪客，他的年紀還不過五十多歲，穿着長袍馬褂，留着兩撇八字鬚，頗有一些威嚴的氣概，不過似乎被酒色淘虛了身子，面龐和身材都非常瘦削，一些不像個擁贊千萬居顯氣養顏體的高翁。

老板，那股票公司老板却不慌不忙的陪
笑答道：

「老兄怎麼連這一些訣竅都不懂，要
知道我們這一次運動復業是很不容易的
。不能不火燭小心，要是一復業就不顧
一切的大漲特漲，引起當局注意，重新
來上一個封閉，那還了得！好在老兄並
不是抱着搶帽子主義，只要把股票在家
裏放上一兩個月，我敢包你不但本不虧
，還可以賺錢，要是趁現在市盤低の時
候再多吸收幾批，更可以賺得翻倒。」
魏友亮正苦沒有談話資料，這時見席
上的人正都談着股票，便悄悄拉了謝伯
達一把道：

「大少爺爲什麼不也做做股票？」
謝伯達搖搖頭，冷笑了聲道：
「犯不着！不要說股票現在正在看小
，就是牠天天都在漲，漲勢也不如貨物
來得強，貨漲一倍容易，股票要漲一倍
就比較難。」

「這話真是經驗之談，佩服！佩服！
」魏友亮贊美地說，一面又想起了什
麼似的，問謝伯達道：

「這幾天物資調查委員會正在各倉庫
堆棧裏調查紗布，照大少爺看來，可不
要緊嗎？」

「我看沒有多大問題，讓他們去調查
登記好了，反正貨物的所有權總是我們
的，至多將來在出售時手續方面比較麻
煩一些而已！」謝伯達有恃無恐的說。

他們的談話給坐在旁邊的一位紗布捐
客趙筱亭聽見了，他忽然搖搖頭，用警
告的口氣插進來對謝伯達道：

「事情恐怕沒有這樣簡單，聽說當局

這次調查紗布，是打算用官價來全部收
買的準備，」

「謠言！謠言！完全是沒有常識的謠
言！」謝伯達哈哈大笑的說：「上海現
存着這許多紗布，當局那裏能夠收買得
乾淨？」

他這樣有恃無恐，可是坐在居中一席
上的他父親謝惠卿却擔足了心事，正在
和那位有名的海上聞人葉卓然交頭接耳
的，託他代向當局疏通，因爲各倉庫棧
房內差不多都有他的存貨。

葉卓然雖然答應了，但却皺了皺眉頭
道：

「我看老兄還是把手裏的貨色出脫一
部份的好，現在市面上不利傳說很多，
不管這些傳說會不會實現，總之手裏貨
色太多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不是兄弟說
一句不吉利的話，老兄是在紗布上起家
的，不要也在紗布上破家！」

「這個我也知道。」謝惠卿苦着臉說
：「不過我苦於無法把泥腳抽出，正因
爲手裏握有這票貨色太多，在這傳說紛
紜的當兒，我就是想脫出一部
份，試問誰又有進胃？所以雖
然明知危險，也無辦法，只好
勉強挨過一個時期再說。」

葉卓然點點頭，他也知道謝
惠卿說的完全是實情，在這時
候確實沒有誰敢再進紗布，想
到這隻最大的國老虎竟然作法
自斃，他不禁有些代謝惠卿可
憐。

這時，席上已經上到頭菜，
一盆盆熱氣騰騰的魚翅在每一

席上擺着，賓客們在沒有舉箸之先，照
例要由主人敬圍席賓客一巡酒，謝惠卿
因爲在座的賓客們有一大半是他的後輩
，不便折了身分，所以這工作便由他兒
子謝伯達代勞了。接着便由乳母黃秀英
抱着那打扮得花團錦簇的小公子出來，
當着衆賓客的面前舉行「抓週」。

所謂「抓週」，是某些地方所特有的
風俗，小孩週歲請客的時候，把算盤尺
筆等類的模型，裝在一隻漆盤子裏，
讓他伸手去抓，抓着了什麼，便預卜他將
來要以什麼來作爲他永遠的終身事業。
可是賓客們却在小孩還沒有舉行抓週
之前，先把他包圍起來了，大家七口八
嘴的誇獎着，有的人拉拉扯扯的，有的
人竟用酒氣醺醺鬚鬚森森的嘴巴去香孩
子的面孔，剛週歲的孩子，那裏會經歷
過這樣的場面，忍不住張開小嘴，「哇
」的一聲大哭起來。乳母黃秀英慌忙把
他抱着拍着，好容易把他騙得止住了哭
，纔由一個僕人捧着一隻漆盤送到他
面前來。

「抓週」典禮開始了，賓客們萬目睽
睽的都朝小孩身上望，無如小孩却什麼
都不懂，始終呆望着盤裏的東西，並不
伸手去抓，最後還是由乳母把他的小手
硬塞進盤子裏去，抓了多時，纔抓起一
把算盤來。

賓客們不由得哄堂大笑起來，一時讚
揚之聲四起：

「這孩子，別的不抓，一抓就抓着算
盤，將來一定克紹箕裘無疑。」

「這就是所謂龍生龍，鳳生鳳，強將
手下無弱兵，你們別少覷了這孩子，我
看他將來一定強爺勝祖，掙下千萬萬
的家財，把謝惠翁的門庭更加發揚光大
起來。」

謝惠卿傾聽着賓客們的讚美，口裏雖
然不住謙遜着說：「那裏！那裏！小小
孩子會有什麼出息！」但一面也不時撇
髭微笑，可想見他內心的得意。

(待續)



獅子牙粉

殺菌力強大，祛垢力確實，使之將
君牙齒，永久健全，而又潔白也。

個一有只的日之有所 爭戰亞東大須遂完



大東亞戰爭是需要豐富的資源及龐大生產的戰爭；

又是科學的戰爭及舉國總力戰的戰爭。於現今戰局下

認為應當考慮的且為當前急迫的問題是生產問題。此

乃是我們生產戰士擊滅敵人的口號。

在英美焦慮着我們飛躍的生產之目前，我們却熱烈
的新向着生產之途奮鬥着，且漸漸的結實了我們的實

力。

幾個月來，我們在埋頭苦幹的努力着向增加生產之

途邁進，所得的効果想大家也必有所聽聞吧？現在已

得到了擊毀美鬼們野心的絕好機會了！

直到現在，我們仍不肯放鬆一步，仍舊堅持着我們

剛毅不拔的精神，向敵英美們做着突擊的攻勢。

筒煙棉石·落水棉石
品用代管鉄·子管生衛

廠工大永 製造

號二三六路昌寶海上
番三九四四八(二〇)話電表代

會合聯易貿本日華中
松米井三長會

號〇一一路海上大海上
番八一一六四四七一 番四一一四〇一一 } 話 電
番九一一五四〇一一 }

日本,滿洲國,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德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器械 測定計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此後本刊論文擬側重於現實問題的研討，凡對於國民政府，地方政府各種施策，以及其他經濟，教育，社會問題作客觀批評和建議的稿件，極爲歡迎，惟字數以四千字以內爲限，稿費從豐，竭誠希望國內外讀者惠賜鴻文爲荷。

△現在中國人對於時局問題最關心的，可說是太平洋的戰局如何以及中日關係如何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並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簡單。現在鹽田海軍大尉特爲本刊撰述「大東亞戰爭與中日關係」一文，對於上述問題，都有詳盡的剖述，可以幫助我們明瞭大東亞戰爭及中日關係的將來。

△自汪先生倡導和平運動以來，已經六年多了。在這六年餘的期間，不能不說有很大的成績，其大者如中日同盟條約及附屬議定書的簽訂，撤消各國在華的治外法權和租界的管理權，日本之交還各地工廠，及各地物資的統制權和敵產等等。和平運動雖有這種偉大的政績，但現在何以只有一局部的和平，仍不能到達「全面和平」？沈志遠先生的「和平運動縱橫談」一文，對於這些問題，都有詳盡的分析，足供當局及關心和平運動者的參考。

△「被囚禁的春天」，是由一大堆外來稿子裏選擇出來的，一篇悽愴動人的小說。這個故事的外表，似乎僅僅灑上一層薄薄淺淡色彩，而骨子裏却深蘊着這青年人固有的熱誠的熱愛，不

幸，他和她祇爲着「人言可畏」，竟演成了愛之悲劇。

△本期起，連載周楞伽先生（筆名，危月燕）特撰的中篇小說「都會的一角」。故事內容是描寫都市豪富之家的罪惡，頗堪發人深省。周先生爲此時此地文壇上一位有數的撰寫長篇的小說家，想讀者都已知名，用不到再曉曉費詞了。在此請讀者注意文中故事的展開而仔細閱讀吧！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大名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
 (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二十元 郵費在內

宣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一五五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吾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三三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經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册) 四十元
 半年 (十二册) 二百四十元
 全年 (二十四册) 四百八十元

振華

振華

振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一六〇〇番

上海黃浦大馬路二〇六號